

# There Are No ACCIDENTS

## 沒有意外這回事！

—— 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與劫後省思 ——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在一切事上相信天主。

願你的旨意成就吧！

葛羅謝爾 (Fr. Benedict J. Groeschel)、畢夏普 (John Bishop) / 合著  
沈映志 / 譯

# There Are No ACCIDENTS

## 沒有意外這回事！

—— 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與劫後省思 ——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在一切事上相信天主。

葛羅謝爾 (Fr. Benedict J. Groeschel)、畢夏普 (John Bishop) / 合著  
沈映志 / 譯

# There Are No Accidents

In All Things Trust in God

By Fr. Benedict J. Groeschel & John Bishop

Translated by Sherlock Shen

Copyright © 2004 by Our Sunday Visitor Publishing Division,  
Our Sunday Visitor, Inc.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錄

---

- 009 編輯序
- 011 葛藍·薩達諾神父序

## 第一部分 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 ——若翰·畢夏普著

- 019 前言
- 022 更新方濟會——C.F.R
- 025 教會內的危機
- 028 希望的徵兆
- 033 死亡與煉獄
- 038 911遺址的十字架
- 041 墮胎
- 047 當壞事發生時天主在哪裡？
- 053 無神論
- 056 神職人員與性
- 058 葛羅謝爾神父的聖召
- 067 窮人
- 071 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
- 077 偉大的若望保祿
- 080 未來的計畫

## 第二部分 遇劫之後的省思 —— 葛羅謝爾神父著

- 085 編輯序
- 087 天主的旨意
- 088 沒有意外這回事
- 089 虛擲痛苦
- 090 感謝
- 091 基督受難
- 092 依靠基督
- 093 「我與你同在！」
- 094 天主仍需要你留在這裡
- 095 進步
- 096 希望
- 097 感恩
- 099 把它奉獻給天主
- 100 「照祢的意願成就吧！」
- 101 面對逆流
- 102 保持信德
- 103 反省的時機
- 104 醫院與信仰

- 105 快樂的理由
- 106 上主的工具
- 108 以愛生活
- 109 補贖
- 110 醫院裡的聖週五
- 111 基督復活了
- 113 寧可問：「我該做什麼？」
- 114 天主允許的
- 115 十字架的奧蹟
- 116 探望病人
- 117 死亡總在不遠處
- 118 天主仁慈的呼喚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你年少時，自己束上腰，任意往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去。」耶穌說這話，是指他將以怎樣的死去，光榮天主。說完這話，又對他說：「跟隨我吧！」

——若廿一 18-19

## 編輯序

---

2004年1月11日，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市（Orlando）有一輛車撞上了葛羅謝爾神父，差一點要了他的命。我是在1月12日早上到辦公室時聽到這起意外。那天早上，有關神父受傷之後究竟如何的訊息姍姍來遲，而如同其他無數得知這晴天霹靂的人，我做了神父一定會希望我做的——祈禱。

當天早上稍晚的時候，我打開信箱，發現在信堆中有一個越洋的大信封，裡面有一封信，開頭是這麼寫的：「葛羅謝爾神父說，你可能有興趣出版這個。」

所謂「這個」，指的是一篇長長的訪談，有一本書那麼長，是作者若翰·畢夏普（John Bishop）訪問葛羅謝爾神父的紀錄。讀著這篇訪談，我不禁想起這位謙卑神修者的偉大，以及他與他的修會——更新方濟會，對美國及全球天主教會的影響。

當我讀著這篇訪談時，一想到我竟是在神父突然不能說話的日子收到它，心中不禁感到愕然。同時，我也驚異於若翰·畢夏普如何能提出所有這些切中要理的問題，涵蓋了生活在21世紀美國的天主教徒心中的每一種疑慮。

我認識葛羅謝爾神父超過二十年了，最早他是嘉布遣會士，後來是更新方濟會的共同創始人之一。我個人常因為跟他做個別避靜，以及參加他帶領的團體避靜而受惠於他的智慧，也有幸在出版他的上兩本書時跟他有合作的機會，那兩本書是：《911



遺址的十字架》（*The Cross at Ground Zero*），該書是對911攻擊事件的省思；《從醜聞到希望》（*From Scandal to Hope*），此書回應了當今教會所面臨的危機。我看著神父一直積極地行動，而他在平凡無奇的一天中所能夠達成的，簡直可以用奇蹟來形容。即使是現在，正在康復中的他仍藉著修會的網站，把他在醫院養傷的每日默想跟大家分享——這些默想就收錄在此刻你手中的這本書裡。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我在葛羅謝爾神父發生車禍的第二天早上讀的那篇訪談；第二部分則是神父對這場車禍與康復過程的反省，以及這場苦難如何見證了他在神職生涯中不斷教導眾人的道理。

在訪談中某一段，若翰·畢夏普問神父，他是如何著手這一生中每一件慈善的行動。葛羅謝爾神父重複了好幾次他的答案：「毋須計畫，聽主帶領。」無論天主要什麼，葛羅謝爾神父就會被帶往那個方向去。真希望你我也都能學會這一課。正如神父在那場車禍之後所說的：「人生沒有意外。」願這位偉人的信德幫助你我更信任天主，無論發生任何事。

麥可·德布里歐（Michael Dubruiel）

Our Sunday Visitor 策畫編輯

于2004年4月18日

一個神聖又恩慈的主日

## 葛藍·薩達諾神父序

---

災難鮮少躡手躡腳地溜進我們的生命；相反地，它總是穿破屋頂，直接跌到我們的膝上。我永遠忘不了三個月前的那天晚上，災禍驟然降臨，搗毀了晚餐桌上輕鬆活潑的閒聊與悠哉無慮的笑聲。

2004年1月11日，葛羅謝爾神父剛結束在加州的一個講道邀約，隨即搭機飛往佛羅里達州。他與同行的伯恩斯（David Burns）和林區神父（Father John Lynch）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之後，走出航站到不遠的租車處去租車。葛羅謝爾神父知道他兩位疲倦的同伴還沒吃晚餐，而在他們前面還有一長串的人在排隊，於是他決定去幫他們買點東西吃。

接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並不清楚細節，但很多人都能證明在機場其實常發生意外，快速行駛的車輛與不良的照明使得很多行人在機場周圍受傷或死亡。這天晚上，輪到葛羅謝爾神父發現像這樣的悲劇來得有多快。

過馬路的時候，一輛汽車從神父的右側撞上他。這衝擊造成他的右手臂粉碎與腿部兩處骨折。他的頭部也受了傷，一開始的時候看起來比實際狀況嚴重許多。真是聖神的慈愛與天主的巧妙安排，車禍發生地點離奧蘭多區域醫療中心（Orlando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那裡有第一流的創傷處理機制。

車禍發生的那天晚上，我在加州與聖斐理克斯會院（St. Felix Friary）的會士們在一起，我們在其中一位會士的本堂舉辦青年的避靜。當我接到康瑞德神父（Father Conrad）從紐約打來的電話時，我們正圍繞著餐桌享受家常菜，輕鬆地談笑，而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真是晴天霹靂。康瑞德神父聲音中透露的沈重語氣顯示葛羅謝爾神父的傷勢很嚴重——非常嚴重。掛上電話之後，我告訴同桌的人這個壞消息，大家立刻放下餐具開始唸〈玫瑰經〉。漫長而惶恐的一夜就這樣開始了，我幾乎一直清醒地躺在床上，手裡緊握著無線電話。終於天亮了，我帶著滿布血絲的眼睛與千斤重的心情奔向機場。

在飛機上，我的思緒一直不自主地走進灰暗的場景，想像最壞的狀況。我猜天主是讓我們有一段時間可以為最糟的情況作準備。我不停想著：「我不夠堅強，沒辦法接受這十字架。我們的修會也還沒準備好。」然而，我的心裡也有另一個聲音要我繼續祈禱。我記得我對自己說：「希望是一種罪嗎？天主不是告訴我們要懷抱希望嗎？」沒錯，我真實的感覺與我的意願很不一致；我的感覺像是掉落山谷，走向幽暗的道路，但我選擇要爬上希望的陡坡。事實上，如果這整個事件——車禍、復健、治癒——要寫成一本書，我會稱之為《一場希望的大戲》。

接下來的幾天與幾週的時間，忽而烏雲密布，霎時又乍現陽光。由於葛羅謝爾神父的年事已高，健康也有一些狀況，尤其是他的心臟不好，每個潛在的地雷都有可能「一觸即發」。

我最常問護士的一句話就是：「他怎麼樣了？」

他們會帶著憂慮的眼神回頭看一看，然後嘸著嘴說：「他傷得很嚴重，神父。」

我不太能夠控制自己的想像力，一會兒「看到」我們的會士們圍繞著他的墳墓，一會兒他又跟我們一起在感恩節的彌撒上。我既充滿了恐懼，也充滿了希望。我學會了只要讓希望引領其他的感覺，這兩者其實是可以並存的。

隨著復健漸漸展開，也開啟了一段充滿信德、希望與愛的故事。每天都有一些記號、信息或暗示，告訴我們天主就在不遠處。由於葛羅謝爾神父非常靜默，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們這些每天圍繞在他床前的人就跟他說話、鼓勵他，當然也跟他一起祈禱。

慢慢地，醫生允許我們在病房裡作彌撒。儘管彌撒都很簡短而且非常陽春，卻很有力量也充滿意義。一位會士告訴我：「葛羅謝爾神父像是聖體盤上的麵餅被奉獻給天主。」雖然葛羅謝爾神父不能開口說：「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但這些彌撒確實比他以前或甚至以後的任何時刻都更有價值。

過了幾個禮拜之後，葛羅謝爾神父慢慢地——非常緩慢地——走出自他車禍以來就深陷的恍惚狀態。雖然藥物讓他的身體保持穩定、遠離疼痛，但也導致他作了許多惡夢。當他之後終於能夠說話的時候，他告訴我有關那些惡夢的事。我以為他會說出怪獸或魔鬼什麼的，沒想到他說：「我作了非常非常可

怕的夢，我跟一羣窮人在一起，他們需要我的幫助，而我卻什麼也不能做！」

在他告訴我他的「惡夢」之後，我心想：「我的老天，他連在夢裡都關心窮人！」雖然我沒說什麼，但我深深地掛念他這些夢的含意。

又緩慢地過了幾週，每一天都帶來一些希望。儘管葛羅謝爾神父因為氣管切開術而不能說話，卻已可以溝通了。剛開始要花一點時間來了解他在說什麼，但每一次試圖「說」的過程，都顯示出雖然他的頭受了傷，思緒卻依然敏銳。每一位護士或服務員走進他的病房都會引起他的注意，然後他會用嘴形說：「你叫什麼名字？」或「你是哪裡人？」我們很驚訝他記得每一件事。醫院的許多工作人員來自遙遠的地方，像菲律賓或印度等，他會笑著用嘴形說：「我去過那裡。」他那眾所皆知的溝通能力以及對人的關懷，並沒有因為疼痛而受影響。

如果有什麼可以形容葛羅謝爾神父以及他生命中這可怕的一章，那就是他實踐了他所講的道理。在這個對宗教信仰充滿懷疑與失望的時代，葛羅謝爾神父展現出人們以為已經死去或消失的忠貞與可靠性。他用口說出的強有力的道理，現在在他的生命中活了出來。用道理說服羣眾需要的只是演說技巧，而要在生活中實踐就需要真正的信德了。他曾對數百萬人說過在苦難的時候要堅忍，在危急的時候要抱希望，在黑暗的時候要有信心。如今他痛苦地經歷過這些考驗，並證明了他所說的每

個字都是真的。

雖然還有很多故事想說，但我很感謝在執筆的這個時候，葛羅謝爾神父正走在復原的道路上。每一天他都朝完全康復邁進，也許他將不會再這麼頻繁地出現在各個機場，但一定會更常在電視上出現。出版這本書的 Our Sunday Visitor 出版社策畫編輯麥可·德布里歐——也是葛羅謝爾神父的朋友——一定會很高興聽到神父說他打算「少奔波，多寫作」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車禍發生的當天，麥可收到了葛羅謝爾神父與若翰·畢夏普訪談的手稿。那篇訪談是書的第一部分，涵蓋的主題十分廣泛，但字裡行間透露出葛羅謝爾神父深深地相信並實踐他所說的一切。感謝天主，你同時也可以讀到書的第二部分，神父自己對苦難以及這場幾乎奪去他生命的車禍之感想。要談論福音很容易，要實行則是另一回事。

葛羅謝爾神父在幾個月的復健過程中已經通過嚴格的試煉，就像聖經中常提到的如黃金「受火的淬鍊」（伯前一7），或如純銀「經過七次淨化」（詠十二7），真高興天主仁慈地將他留下來與我們同在。就像教宗以實際的行動來宣講更勝於言傳，即使在黑暗、痛苦、患病或創傷的時候，都為我們顯示天主是信實而慈愛的。最欣慰的是，天主讓這兩盞明燈在這黑暗的世界綻放更大的光芒，我們就可以想見天主的慈愛是多麼清楚明白。

最後，我要感謝天主之母，她從那個可怕的夜晚開始就未曾離開我或受重傷的葛羅謝爾神父身邊。我與所有的會士們都

沒有意外這回事！

非常感謝千千萬萬為葛羅謝爾神父的康復祈禱的人們。因著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我們就能了解她為什麼叫作「仁慈之母」了。我真的深深感謝她，也感謝各位稱葛羅謝爾神父為「朋友」、以他為榮的讀者們。

葛藍·薩達諾神父 (Fr. Glenn Sudano, C.F.R.)

更新方濟會總會長

于 2004 年 4 月 16 日

聖本篤·若瑟·雷伯的慶節

(Feast of St. Benedict Joseph Labré)

第一部分

# 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



若翰·畢夏普 著



## 前言

---

為了尋找適當的言語介紹這篇訪問，我絞盡了腦汁。葛羅謝爾神父有許多身分：教廷轄下的方濟修會創始人之一；紐約總教區靈修發展中心（Office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the Archdiocese of New York）主任；聖若瑟神學院（Saint Joseph's Seminary）牧靈心理學教授；聖三避靜院（Trinity Retreat）的創立人，這是一個神職人員祈禱與學習的中心。最近，葛羅謝爾神父又成為聖母大學（Ave Maria University）的董事，這是一所在佛羅里達州建立的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而且我敢大膽地預言，它將對美國乃至於全球的教會復興產生巨大的影響。除了上述這些之外，他還是國際知名的演說家與退省導師、著作豐富的作家、天主教永生之言電視台（Eternal Word Television Network, EWTN）的明星，儘管他比較喜歡被稱為「常客」。

在接下來的訪談中，你們將會看到他流暢而清晰地闡述自己的想法。而就像聖方濟所樹立的傳統，神父也不喜歡初見面的訪問者對他大加奉承——儘管他真的值得被讚揚。因此，就讓我簡單地列舉一些神父與他的會士、朋友、贊助者們在勃朗士區（Bronx）及紐約總主教轄下其他幾個貧困地方的成就——神父比較喜歡稱之為「愛的事功」。自1987年4月修會成立至今，他們已經建立了畢奧收容中心（Padre Pio Shelter）、聖克里斯本廚房（St. Crispin Food Pantry）、聖方濟中心（St. Francis Cen-

ter）、聖安多尼住宅（St. Anthony Residence）、聖方濟之家（St. Francis House）、瓜達露佩聖母女修院（Our Lady of Guadalupe Convent）——也是更新方濟女修會（Franciscan Sisters of the Renewal）所在地，以及瓊·迪雅歌之家（Casa Juan Diego），這主要是為該區裡找不到其他援助的西班牙語系移民勞工（也就是年輕、單身的墨西哥裔美國人）而設的宗教與社會服務中心。更新方濟會士也是善導之家（Good Counsel Homes）的重要支柱，該機構是服務無家可歸的媽媽、孕婦、遊民、情緒障礙孩童與受刑人家人。

好似在自己家鄉服務得還不夠多，會士們也到海外設立機構，例如：暑期他們會到波士尼亞（Bosnia）飽受戰火蹂躪的地區，為貧窮的人重建家園。為了讓自己保持忙碌，2000年4月會士們又在英國倫敦的肯寧鎮（Canning Town）開設了新的據點為窮人服務；基督宗教後的英國人是相當難纏的，然而我毫不懷疑他們最終一定會成功。同年，他們也在拉丁美洲最窮困的國家洪都拉斯（Honduras）展開他們的使命。

葛羅謝爾神父的服務是不分種族、信仰與膚色的。不論基督徒、猶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都能受到他們全然發自慈悲的關懷。

所有這些事功都出自為數並不多的會士與修女之手。但是什麼吸引新成員加入？讓我描述一個畫面給你聽：在2000年冬季發行的21期《灰袍訊》（*Grayfriar News*），頭版是一張黑白照

片，照片中有兩個健壯的男子，一個蓄著令人印象深刻的黑鬍鬚，另一個則留小山羊鬚，都是三十歲上下，正值人生的黃金時期，他們靠在沙發上，手臂間抱滿了小孩。照片裡一共有六個孩子。標題寫著：「星期天，像狄恩（Joseph Mary Dean）修士與碧芝德（Anthony Marie Baetzold）修士這樣的在學會士，會放下書本，享受家庭訪問之樂。這張照片顯示了會士們能保持這麼忙碌，都要感謝住在勃朗士會院附近這些可愛的孩子。」了解了嗎？

在開始訪問之前，我最好先提一下葛羅謝爾神父在以上偉大功績中的親密夥伴墨菲神父（Father Bernard Murphy），我可不希望因為遺漏了神父的好友而讓他不愉快。

現在讓我們開始進行訪問吧！神父十分溫和、機智、風趣、有智慧，但在他眼中也閃耀著鋼鐵般的光芒。

若翰·畢夏普

## 更新方濟會——C.F.R.

---

若翰：神父，首先我想知道你們修會名稱的縮寫「C.F.R.」是什麼意思？

神父：好的。約莫十五年以前，我們八位嘉布遣會士因為注意到修道生活與教會的發展趨勢，於是決定離開嘉布遣會另組一個修會，以專門為窮人服務——居住在窮人中間並傳道。我們修會特別強調忠於天父、獻身於基督、獻身於榮福聖母與天上諸聖，特別要忠於天主教會對聖經的詮釋、教會的信理與教會的傳統。

如你所知，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把在生活中奉行福音精神視為必要。從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從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身上，我們學到了日常生活中守聖時的意義。我們歡欣鼓舞地從事教會的服務與祈禱。我們的會院坐落在陋巷之中，第一座會院位於南勃朗士，其他分別在紐約市哈林區（Harlem）、紐約州楊格市（Yonkers）貧民區、倫敦東區，以及洪都拉斯一個小城市裡某個非常貧窮的小角落。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也可以在法國開設會院，服務當地的遊民，特別是穆斯林（Muslims）。我們希望在那裡能有所作為。

若翰：哦，沒錯，嘗試走近穆斯林是方濟會非常久遠的傳統。

神父：確實如此。

若翰：聖方濟自己就造訪過聖地。

神父：是的，他親身去過聖地，並且據說他與當時的蘇丹王有過交談。

若翰：神父，你現在仍是方濟會士嗎？

神父：哦，是的。我們出來成立新的修會，紐約市奧康納樞機主教（Cardinal O'Connor）是我們的贊助者。最初我們希望能在嘉布遣會總會長的轄下，在教宗的請求下總會長也同意了。教宗是百分之百支持我們，但美國的嘉布遣會省會長們表決不接受我們留下來。

若翰：為什麼？

神父：嗯，這點我可以了解。我們很顯然地對現狀表達了許多不滿，其中幾位省會長跟我是朋友，他們告訴我，如果我們離開，應該會做得更好。因此我們有相當大幅度地成長，真的。現在我們已經有八十位會士與十一位修女，女修會是另外成立的。我們的工作型態非常接近仁愛傳教修女會。修會正式的名稱是「更新方濟會」（Community of the Franciscans of the Renewal）。2002年的秋天，我們還會有十五位望會生。

若翰：是啊。但這中間難道沒有其他的原因？是什麼導致你們脫離出來？

神父：這在美國的修會生活是很常見的場景，我在《更新的改

革》<sup>1</sup>一書中，談得比較詳盡。我想可以總結如下：天主教的教育有衰敗的現象，衰敗地令人傷心，尤其是神學教育與高等教育，不再忠於教會教理的講授，充斥著大量倫理神學上的混淆，以及對聖經的懷疑論。除此之外，許多修會也似乎失去了他們原本的方向，在使徒工作上的衰微也是慘不忍睹，而如你所見的，我們並沒有這樣的現象。我們的成長非常快速，我目前在整個修會裡算是唯一的「老人」了，會士們的平均年齡大約是三十一歲。所以如果我死了，平均年齡將下修為二十九歲！（兩人都笑了。）

---

<sup>1</sup> 葛羅謝爾神父著·*The Reform of Renewal* (Ignatius Press, 1990)。

## 教會內的危機

---

若翰：神父，讓我這麼說好了，對於談這個時代「天主教會內的危機」，你有多大的自由度？

神父：哦，如果我說的是事實的話，應該沒有人能否認，所以我覺得是自由的。我不想把情況說得太黯淡，因為有數不盡的神職人員、平信徒及教會的領導階層都是非常虔誠良善的天主教徒，我想他們也正為了將我們從混亂中帶出來而努力。我認為最主要的癥結是要讓他們了解到他們生病了，這通常是最大的難題。

若翰：那麼，神父，對我這樣的人有時候感覺很困擾，因為我橫跨了舊教會與所謂的新教會，也在世界各地看到有些主教們不盡自己的職責，平信徒變得愈來愈不安，因為基督的神性已不太被提起，就算有也大幅降低了重要性；神聖的感恩祭變成了紀念餐宴，而這些都是有證據顯示的。難道我們該星期天待在家裡讀福音就好？

神父：讓我們一樣一樣來看。基督的神性在信仰中降低了地位，大部分是因為在聖經學中濫用歷史批判法的結果。這個方法本身看起來也許沒什麼缺陷，我假定應該是這樣的，但它並不是很科學。它理應是符合科學的，但卻是由一羣從來沒學過科學的人所提出。它一點都不依循科學的方法而行，一直不斷在探討沒有發生的事。在科學領域

裡，你從來不會企圖去證明某件事沒有發生。這是負向假設。因此就科學性而言，它是有缺陷的。再者，任何懂得科學的人都知道它只是個假說、推理，今天得到的答案明天可能就被推翻了。當然還有其他的缺陷，像是沒有考慮可能性。

若翰：是的，是的。

神父：一個理論必須能在宇宙中所有其討論範疇內都成立，且前後一致才行。因此，我將這方法的諸多問題歸咎於魯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德國路德教派的聖經學家。教會的宗座聖經委員會（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of the Church）最近也發表一篇聲明指責他。這是應該的。他在德國的影響力特別大，因為他曾是個路德派的牧師。

若翰：你說他受到指責嗎？

神父：是的，他被非常嚴厲地質疑。不過，有相當多的人跟隨了布特曼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很愚蠢。我並不想擴大討論布特曼，但舉個例子給你聽。舒安邦樞機主教（Cardinal Schonborn），也是維也納的總主教，請我去維也納總教區為神職人員講避靜。他問我避靜的主題是什麼，我說：「獻身於耶穌基督。」他說：「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主題了，因為基督無所不在，就是不在西歐。」

若翰：確實如此。

神父：在美國可不是這樣，有愈來愈多人願意奉獻。美國的年



輕人不可思議地回復獻身於基督、信仰福音及相信基督徒的生活與傳統。

若翰：但這是怎麼發生的？因為在歐洲我們也需要這妙招。

神父：這全然是聖神的恩賜，我想不出任何人類的作為能夠辦到這一切。

若翰：像你們這樣的行動不算嗎？別太謙虛了，神父。

神父：不，不，我們只是對這趨勢作出回應而已，並不是引發它的原因。

## 希望的徵兆

---

若翰：天主教永生之言電視台（EWTN）的功用有多大呢？

神父：天主教永生之言電視台非常堅定地維護天主教傳統，我很榮幸成為當中的一分子，至今已經十八年了。但是我從 1965 年開始就在神學院教書，那是在大公會議之前，因此我經歷了那整段大地震，我被四所神學院踢出來，其中有兩所已經不存在了<sup>2</sup>。

若翰：那算是光榮的勳章嗎？

神父：嗯，我是被踢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吧！事實上，許多年來我一直試圖說服神學生們相信真正的信仰，而現在我一點都不需要這麼做了。他們在我開口之前就已經讓我看到他們的信心，他們雖然不懂真正的信仰是什麼，卻都屏息期待我將真理教給他們。

若翰：這真是神奇呀！

神父：是啊，這絕對是聖神的恩賜。

若翰：是的，記住還有學校系統與所有人的努力。

神父：而就像芝加哥羅耀拉大學出版社（Loyol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科林·卡羅（Colleen Carroll）著的《新信徒》（*The New Faithful*）一書中，我提到現今逐漸浮現的事實是……

---

<sup>2</sup> 參見《教會內的危機》（EWTN, 2002）· 以及《從醜聞到希望》（*From Scandal to Hope*, Our Sunday Visitor, 2002）。

若翰：那是本關於〔大聲唸出〕「為什麼青年擁抱正統的基督信仰」的書。

神父：是。

若翰：羅耀拉出版社出的？

神父：大眾化的羅耀拉出版社，沒錯。這個出版社十年前就出版某位神父的書，他在參加同性戀會議期間辭去了神職，而他在書中花了五頁罵我。

若翰：最近我也為下一本書找到另一位優秀的神父，一位耶穌會士，他曾因為堅定的信仰與忠於教會信理而被某些同事們惡待——這是我說的，不是他說的。我相信他一定也將這些輕蔑視為光榮的勳章。

神父：兩年前我寫信給耶穌會的總會長神父，因為我的父親以及所有的叔伯與舅舅都畢業於耶穌會學校，而其中一位伯伯終其一生都在耶穌會工作。因此我也有幾張耶穌會的畢業證書。我的親戚們都希望我進耶穌會，但我想服務窮人，而且我愛聖方濟。

我寫信給總會長神父，告訴他我遇到各處的年輕耶穌會士，不論是神修生或年輕神父，他們都因為缺乏對天主教聖統與教宗的忠誠而沮喪心碎。他回信給我說，他知道有些問題存在，但他認為我或許言過其實了。我本來想回張明信片說：「你怎麼知道？」但那其實也不只是耶穌會的問題，到處都是一樣。

然而新的修會就很不一樣，像法國的聖若望修會（Community of St. John）、聖伯鐸司鐸兄弟會（Fraternity of St. Peter）、基督軍修會（Legionaries of Christ）、聖母無染原罪方濟會（Franciscan of the Immaculate），爾後有奧康納樞機主教所創立的生命修女會（Sisters of Life）。我們在紐約是一起發展的。奧康納樞機主教臨終的時候，請我負責他們經濟上的支援。接著又有雅桑塔修女（Mother Assumpta）在密西根州創立的瑪利亞教會之母修女會（Sisters of Mary Mother of the Church），他們運作得非常好。

所以到處都有新的修會，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都穿著會服，對天主教信仰與教宗極度效忠，也都敬愛聖體聖事中的耶穌基督。也許他們在修會的宗旨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

**若翰：**神父，我知道你是訓練有素的心理醫師，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在所謂的「基督徒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Christian Marxist/Leninist）經證實不足採信許久之後，為什麼教會仍然堅持左派的路線？為什麼我們的教會還部分地延續這失敗的政策？

**神父：**嗯，其實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左派，至少在美國是如此。他們或許比較傾向自由主義，但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也許在拉丁美洲還可以看到一些，在拉丁美洲有些神父與修女大概是全世界現今僅存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左派

分子。在中國當然是一個也沒有！如果馬克思從墳墓裡走出來，一定會纏著他們不放。我這輩子從沒見過像中國這麼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

但你看，天主教是最後一個跳出這艘著火船艦的，這算是職業災害。真正的事實是，在現今教會的危機中備受批評的比較是神學的自由主義，而不太是社會學或政治學的自由主義。

依照紐曼樞機主教（Cardinal Newman）的說法，自由主義可被定義為「沒有內容的信仰」。當紐曼樞機收到良教宗（Pope Leo）任命他為樞機主教的信時，司鐸祈禱會會士（oratorians）聚集在伯明罕教堂（Birmingham Oratory），等待他說話。他說：「我一生都在對抗自由主義。」那是他的主張。他說的是神學的自由主義，不是社會學的。事實上，他還是自由主義者格萊斯頓首相（Prime Minister Gladstone）的朋友。但在神學上，自由主義卻意味著缺乏具體內容的信仰。因此某些人會說：「我相信耶穌，但我不知道我相信的是什麼。」

若翰：那是種異常的心理狀態，是吧？我以為有這種想法的聰明人會離開教會。我是說，如果失去了信仰，我就會離開教會，沒有辦法再勉強下去了。

神父：他們還沒有失去信仰，只是不了解信仰的意義是什麼，或是拒絕它的意義。你知道嗎？要做非常愚蠢的事，還

得要是非常聰明的人才行。普通的愚行只需普通的智能就夠了；但至愚之為需要飽滿的心智能力、高度的穎慧，甚至專心致志才能行之。所以，要想成為非常愚蠢的人，你得要非常非常聰明。人類歷史上大多數非常愚蠢的作為都出自非常聰明的人之手：凱撒、拿破崙……或許在這些蠢人當中，真正做過罪大惡極之事的的就是希特勒。他只是中下之資，卻蠢得很有天賦。但其他人都有相當程度的聰敏，及與之相稱程度的愚昧；這也是現今的狀況。

人們過度地感到不安，因為他們對教會的歷史知之不深。我們以前也經歷過同樣的問題，在文藝復興時期，我們所屬的方濟會於 1535 年創立，也就是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的前十年，接著是耶穌會與加爾默羅會進行改革。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弊病與陋習，並升起許多改革運動。然而事實是我們終會通過考驗，地獄之門是無法戰勝教會的。我寧願歡喜地準備好離開這裡。

## 死亡與煉獄

---

若翰：你的意思是什麼，神父？

神父：我已經七十歲啦！

若翰：哦，我懂了〔輕笑〕。我不認為祂準備讓你就這麼走了。

神父：聖經上有說我們的壽命是七十歲，如果夠強壯的話可以到八十，而我從來就不強壯，我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痺。然而在我入會五十週年時，我就告訴我的弟兄們，我滿懷熱情地切望進入煉獄，而且很高興現在就去。

若翰：哦，是的，煉獄。在你的某一本書中曾提到過，如果我們到了那裡，可以提出我們的疑問。

神父：是的，我正打算這麼做。

若翰：那太好了。因為我以為要到天國才有辦法問祂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知道的，就像「祢如何創造天堂與人間？」這類的問題。

神父：你不會在意那個的！我們是與全然尋求天主旨意的聖神一同進入天國，將不再需要問祂任何問題。

若翰：所以在天堂裡，我們能免於那種「必須要知道什麼」的重擔囉？

神父：但在煉獄裡倒是有幾件事可問。為什麼有火山？為什麼地震？為什麼有球芽甘藍？〔笑聲〕

聖佳琳（St. Catherine of Genoa）說，煉獄中靈魂的喜

樂僅次於聖人在天國的喜樂，煉獄這個名字其實取得不太好。聖佳琳是對煉獄見解相當精闢的偉大神祕家，也是我生命的導師。她是她那個年代的德蕾莎姆姆，但聖佳琳是個平信徒，選擇答覆她的使命。在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時期，她主持世界上最大一間為窮人服務的醫院。說到亞歷山大六世恐怕連煉獄都進不去<sup>3</sup>，就算他進得去，大概也得在那兒待到末世之後，就像最後下船的清掃人員一般。然而，我認為聖佳琳開啟了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比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早了三十年。

美國成聖運動（Holiness Movement）是十九世紀的靈修復興運動，當時參與其中的新教徒們會閱讀並出版聖佳琳的著作。他們稱她為「榮耀的女士」（Madame Adorno），她曾說：「上主站在敞開的天國門口，帶著愛的眼神召喚人靈。但除非他們已全然潔淨，否則無法進到門內。」

誠如我的朋友席德（Frank Sheed）對煉獄的說法：「一想到自己若是以目前這副殘缺的德性出現在天主面前，我心中就充滿恐懼戰慄。」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就是像他們當初為教會改革所付出的行動一樣，這是我的

---

<sup>3</sup> 亞歷山大六世是 1492-1503 年的教宗，原名為羅地歌·波吉雅（Rodrigo Borgia），他因忽視教會的靈修而在歷任教宗裡成為最聲名狼藉者之一。



看法。在教會裡有非常多來自聖神的活力。

我很喜歡教導現在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在聽之前已經先相信了。他們現在希望我告訴他們信仰是什麼，勝於前面二十五年來我一直試著說服他們信仰是什麼。記住，我並不直接教神學，但我教牧靈輔導及靈修。我因為堅持在輔導與心理學中加入天主教神學的背景而被許多地方開除。如果我是神學家的話，大概根本別想找到工作了。現在我看到美國出現了重大的改變，而且在英國也開始萌芽。

若翰：真的嗎？〔很震驚〕英國？

神父：我們現在有八位英國修士。我們參加「Youth 2000」運動（譯註：幫助天主教青年回到教會的運動），現在這個運動在各處持續運作，並得到許多神職人員的支持，因為它十分有效。現代人都喜歡有效的事物。

若翰：你現在正在做的……我這麼說有點兒惡劣，似乎是英國主教們幾年前早就該建立的工作，而你替他們做了。

神父：當初並不清楚能夠從青年那裡得到這樣的回響。我與許多神父、主教一起全職工作約三十年了，若翰，我絕不會像其他人那樣對主教們這麼不滿。我知道他們是被擺進一個全然沒準備好要扮演的角色裡，因為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Vatican Council II）之後，主教的角色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以前主教是頗有權威的——如果你想要的

話也可以很專制，或至少有統轄力——現在突然間必須跟每個人商量，還要讓大家都滿意。他們從大公會議回來，根本還沒有被訓練好試著宅心仁厚、溫和與善解人意。於是，很不幸地，結果就是罪惡感不復存在了。

然後，就像喬治·韋吉爾（George Weigel）指出的，從拒絕接受教宗《人類生命》通諭（*Humanae Vitae*）關於避孕的教理開始<sup>4</sup>，異議成了風氣。一旦在一個重要的教理上有了異議，那在其他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異議。

但我認識這裡的主教們。五年前，我帶全美五分之一的主教作避靜，人們對我說：「喔，你要好好罵那些主教一下，要對他們吼，用力斥責他們。」如果是窮人早就逃離這輛失控的公車或貨車，而沒有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會對他們大吼大叫，因為他們最需要幫助。

我愛爾蘭籍的曾祖母蘇西（Susie Murphy）常說一句相當睿智的話：「什麼樣的人會遇到什麼樣的神職人員。」你看，什麼樣的人就會遇到什麼樣的神職人員，有什麼樣的教友就會造出什麼樣的神職人員，也就會得到他們想要的那種主教。而主教們也憂慮著要如何成為大多數人想要的樣子。

---

<sup>4</sup> 喬治·韋吉爾是天主教神學家，也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傳記作者。葛羅謝爾神父所著《從醜聞到希望》的附錄中，曾摘錄了韋吉爾憂心教會異議文化的著作。

若翰：是的，沒有錯。

神父：不要只是怪主教。如果你有一位強悍的主教，事事都要人們服從，那他恐怕要面對一場革命了。這在很多地方都發生過。所以我認為大家不應該把主教單獨挑出來講，主教們擔負著很大的責任；我也不贊成單單把神職人員挑出來，因我們全都有責任。而我也不認為平信徒應該被另外區分出來，因我們是一體的。很多時候人們也從神父那裡得到他們想要的。

在這裡的醜聞中<sup>5</sup>，當許多神父要被免除職務時，在教友間引起巨大的反彈，他們不要這些神父被免職，理由是這些神父好幾年前就已經悔改了，而且他們是很受愛戴的神父。天主教神父在美國非常受歡迎，而這使得教會在傳播媒體的砲轟下得以倖存。我真的希望我們能了解到一場改革是絕對必要的。

---

<sup>5</sup> 美國天主教會的性侵害醜聞。詳見葛羅謝爾神父的書《從醜聞到希望》。

## 911 遺址的十字架

---

若翰：我們很期待這場革新，神父。現在，讓我們談談你的《911 遺址的十字架》<sup>6</sup>這本書吧！你在裡面寫道：「宗教之路應該要有不受歡迎的準備。」你是這麼說的。

神父：是的，我的確深信如此。

若翰：那你們那些「受歡迎」的神父又該怎麼評價呢？

神父：嗯，你知道嗎，並沒有人這樣告訴他們。那是我的看法。如果有個神父稍微嚴厲一點，馬上就有人跑到主教公署去抱怨，而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公署會把神父叫來……

若翰：是的，那真是個病態的現象。試想天主教的教友演起莎士比亞在《理察三世》（*Richard the Third*）裡那個「報告國王」的戲碼來，在人家背後跟當權者說三道四，舉發他們的神父做該做的事。

神父：但你看，這就是對教會民主化的認知。我認為教會喪失了牧者的身分，在神學院裡就已經喪失。沒有人靜下心來專心地想想辦法。這現象不只發生在天主教會，在其他主要的教派也發生了。據我的了解，這情況在蘇格蘭長老會（*Scottish Kirk*）也存在，如果連那裡都會出現，那大概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倖免了。

---

<sup>6</sup> 葛羅謝爾神父著，*The Cross at Ground Zero*（*Our Sunday Visitor*, 2001）。

若翰：確實如此。現在我們來對《911 遺址的十字架》這本書作簡短、粗略的評析吧！

神父：我贊成。

若翰：你並不認為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場災難的發生是因為美國是個污穢的地方，但你確實覺得美國人遭受這場巨大的悲劇之後，應該深思他們的定位。你也說過：「大眾傳播媒體是有毒的大染缸。」

神父：事實上我已經很客氣了。

若翰：有那麼糟嗎？因為你也知道，我們現在身在美國，這裡大部分的電視節目與英國夜間的節目內容比起來簡直是純潔如雪。

神父：我猜你所說的正是西方社會的墮落。因為，畢竟性道德在許多目的上都是為保護家庭生活，那是非常高遠且重要的責任。現在世界各地的家庭生活都在變質中，這都肇因於支持墮胎的團體過於天真，特別是所謂的計畫生育（Planned Parenthood）。他們不僅竭盡所能地削弱生命的神聖性，也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性道德。

再說到媒體。五年前有人對加州二十萬媒體人做過調查，我忘了其中包括哪些人，我猜大概從公司老闆到打燈光的助理都有，約有百分之九十二支持墮胎應該不設限，有求必應；百分之九十四贊成同性戀應該獲得大眾的接受。因此他們不太贊同我們。

沒有意外這回事！

從另一方面來說，有數據顯示美國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信仰一個自己心目中的天主；百分之九十二的人相信死後會遇到祂，然後為自己的這一生辯護；而百分之八十六的美國人相信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然而他們可能一點都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這就是沒有內容的信仰。

## 墮胎

---

若翰：神父，我非常驚訝你進過監獄，為了一場和平抗議活動與一位八十三歲的主教一起被關啊！

神父：我們當時是在唸〈玫瑰經〉。

若翰：沒錯。那是在一家墮胎診所外面。現在讓我來扮演一下法官，他在法庭上譴責你們，說了類似這樣的話：「聽著，你們這些人。國內前些日子發生了一件兇殺案，有人殺了一個執行墮胎的醫師。好吧，人不是你們天主教徒殺的，是個新教的瘋子。但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你們天主教神父也加入這類活動——你們有點像是伺機而動的恐怖分子。我們必須態度強硬，否則又會有其他人跑進這行列，然後殺了另一個墮胎醫生。」你有什麼看法？

神父：情況不是這樣的。那個送我們進監獄的法官是位天主教徒，一個很好的年長女士，我跟她認識很多年了。她是受命於當地的聯邦檢察長。我們蓄意不遵守警察的指示：你們可以在診所外唸〈玫瑰經〉，但唸的時候不可以站著不動。

若翰：而且你們也不可以跪著。

神父：是的，所以我們跪在馬路上，警察便舉牌警告我們立刻停止這樣的行為，而我們拒絕服從，繼續留在原地。累積多年參與公民權利運動的經驗，我很熟悉非暴力反抗

（civil disobedience）。非暴力反抗做起來並不容易，但卻是很有效的工具。教宗在《生命的福音》通諭（*Evangelium Vitae*）中作這樣的要求。

因此我被判五天；現在人在英國倫敦肯寧鎮的費迪理思修士（Brother Fidelis）被判十天；而已故的林區主教（Bishop George Lynch）被判十五天，因為他已經被逮捕太多次了。我不介意被逮捕，我們本來就已經準備好了。但我們在監獄裡卻是像犯人一樣地被對待。這是一個很大的天主教區域，大部分的獄卒與管理的官員都是天主教徒。

若翰：那是發生在紐約？

神父：那發生在威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紐約州一個富裕的地區，約四到五是天主教徒。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被三次脫衣檢查，還有其他侮辱人的花樣。受刑人們倒是非常友善，他們不知道我們是神父，但知道我們都上了年紀，所以他們管我們叫「老爹」。「三明治要到那裡去領，老爹。」他們會這樣跟我們說。他們非常和善，監獄裡的醫生也是很有禮貌的人，獄卒則是壞透了；我曾經申訴過。

若翰：天主教獄卒？

神父：其中有一個主動告訴我們，他畢業於海司樞機主教紀念高中（Cardinal Hayes High School）。我對他說：「你這樣



對待一個天主教的主教呀，你最好小心一點。」他說：「沒辦法，這是規定呀！」我說：「是嗎？這所監獄也規定裡面不可以有大麻啊！」

現在我不怪獄卒了，他們是聽命行事，但這整個系統卻腐敗到讓我擔心的地步。

若翰：有一位神父帶著祭衣……

神父：那是康瑞德神父，他曾在獄裡待了一年。

若翰：為了同一件事嗎？

神父：不，不；他與另外一批人在賓州（Pennsylvania）跑進一家診所砸毀了設備，而他們沒有簽署不再犯的文件。就某方面來說這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而言，這些墮胎醫師是在殺人啊！如果你走過一間房子，裡面有位女士跑到窗口大叫：「有人要殺我啊！」你會破門而入盡力救她。而墮胎支持者當然就是在謀殺嬰兒。你看，這個國家的宗教力量是多麼可悲，所有的宗教都一樣。天主教神職階層的聲音竟然是最大的。

若翰：是這樣嗎？我有一個夢想，就像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一樣，那就是不只美國的神職領導階層，英國的神職領導階層也一同振作起來並說：「每個主日我們將會一起走上街頭，就像老式的聖體遊行一樣，抗議墮胎支持者殺嬰兒。」再加上主教們抓住每一個機會，用盡各種溝通管道大聲鼓吹。為什麼他們都躲起來了？讓你們

這些神父進監獄。為什麼不是他們進監獄？至少一、兩個去嘛！

神父：我是跟一位主教一起被關呀！

若翰：是啊，是沒錯，但何不找一位在位的主教，真正有實權的，而不是已退休的。

神父：確實有幾位教區的主教也被關過。

若翰：那美國或英國的主教團主席呢？樞機主教又如何？

神父：庫克樞機（Cardinal Cooke）曾是「主教團保護生命委員會」（Bishops' Committee on Pro-Life）的主席，他就非常直言不諱呀！奧康納樞機也是一樣。

若翰：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神父：我想是的。你並不是主教，當你處於那個位置，事情看起來就不一樣了。你會傾向於與當地官方靠近，那是教會的傳統，當它被一個地方接受時就會如此。或許對美國或英國的教會而言，最有益的就是遭受迫害。

若翰：沒錯。

神父：到時主教們就不用跟官方走得這麼近了。

若翰：你知道嗎？神父，有些教友相信自己被他們的主教迫害——背離信仰的真諦。

神父：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主教照你們想要的去做，也會有一些教友覺得被主教背叛了。

若翰：你是指教會內支持墮胎的團體？

神父：我不會說是支持墮胎的團體，而是主張較寬容與自由的團體。主教站在一個艱難的位置，他必須成為「多數中的多數」才行。我會告訴你哪些是我最不滿的人，但絕不是堂區神父；堂區神父有義務做到「已壓破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滅的燈心，他不吹滅」（瑪十二 20），他們有那個責任。當你在堂區講道，面前的教友中就坐著四個已有墮胎經驗，而且正為此鎮日坐立難安、深感罪惡時，你很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篇撼動人心的反墮胎道理，說它多可怕又多可怕。

若翰：這確實很難，我了解。

神父：你知道你的堂區裡有人實施節育；有人做各種各樣的事。

若翰：但是要剝一隻貓的皮有很多種方法呀！

神父：是的。這樣一來，我想堂區神父得要想盡辦法用些甜頭來包裹苦口良藥。但誰不需要這麼做呢？就是那些非堂區的神父，也就是修會神父。那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修會的神父與導師們要負擔起大部分的責任。

若翰：感謝天主有像你們這樣的人，神父。你們的修會有對其他修會產生影響嗎？

神父：我們收到幾噸的信。

若翰：其他的修會也起而效尤嗎？像是耶穌會呢？

神父：還沒有，因為他們都是在神學的領域裡。但是我去過的每一個教省，都有人站出來支援我們。耶穌會士的表現

沒有意外這回事！

通常參差不齊，但美國有些最優秀且最忠於教宗的神父，  
是耶穌會士。

## 當壞事發生時天主教在哪裡？

---

若翰：神父，讓我們回到你的《911 遺址的十字架》這本書。當 2001 年 9 月 11 日自殺飛機撞上雙子星大樓時，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雙塔倒塌時天主教在哪裡？」

神父：毫無疑問的，天主教那時很忙，而且就在現場。人類有自由意志，可以為惡。或許在塔內的每一個人，除了一些很小的孩子以外，在這一生中都做過一些壞事，也被允許去做。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瘋狂、一股盲痴、一場「聖戰」，這是以為可以把天國帶到人間的信念。20 世紀也有其他人認為他們可以做到，像是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阿敏（Idi Amin）等。但天主教都在其間。聖奧斯定（St. Augustine）說：「天主教並不是邪惡的因；是祂使邪惡不至於產生最壞的果。」這句話出自他的著作《獨白》（*Soliloquies*）。

我父親是位土木工程師，世貿大樓差一點就是他建造的。他蓋過很多知名的建築，包括麥迪遜廣場（Madison Square Garden）、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聯合國大樓（United Nations Building）等。他的公司沒有得到那紙合約讓他非常失望。他會告訴你那個世貿大樓根本不是個建築物，它是個帳篷；一個玻璃與金屬做成的帳篷。現代

建築都是那個樣，不是由像石頭一樣可長可久的材料建造而成的。如果你看過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Anchorage）地震災後的照片，有一些建物還是維持一體，但倒向一邊；一棟靠著一棟，像是玩具火車組裡面的模型房屋。因此雙子星大樓也有可能向周圍傾倒，造成三萬人喪生。

若翰：那就是當時在那裡的人數嗎？

神父：那裡有比這更多的人，如果真的垮下來將會壓死很多地面上的人。還有很多人當天是還沒有到那裡的。我的一個朋友就是人還在地鐵裡，她稍微遲到一點。他們要到第十四街去，她正在往世貿大樓的路上，警察攔下了所有的電車，並把所有電扶梯都反向。她並非有意要去那裡的。

若翰：你是說天主伸手制止了？

神父：哦，我毫不懷疑正是如此。你看，你正在跟我說話，而你是英國人。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是不是經歷過倫敦大轟炸？

若翰：哦，沒錯。

神父：我有個朋友 1942 年聖誕節時人就在倫敦，當天希特勒丟下了一萬五千顆燃燒彈。生命依舊繼續進行。我猜如果你不是屬於基督宗教的人大概很難這樣吧！除了猶太教；猶太教說：「毋須多問，上主愛我。」

若翰：嗯……戰後很多人離開了猶太信仰，說祂把他們離棄在

集中營裡。

神父：但那些沒有離開的說：「毋須多問。」

若翰：那甚至比天主教更嚴苛。

神父：那是出自《約伯傳》：「我是何許人，豈能發問？」在基督宗教裡，你有個受苦難的神，走向死亡的神。你知道嗎？我們有些弟兄是事發後最早到達雙子星大樓的人之一，他們是坐消防車進去的。

若翰：你們當時也在停屍所的工作行列中，不是嗎？

神父：總教區派了兩位神父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我當時是自願前去幫忙的。我在那兒的當晚，有八具遺骸送進來，只有一具是完整的，其他都是用屍袋裝著腐壞的屍塊。那次死了三千人，而當年倫敦大轟炸時有好幾個夜晚超過三千人死亡；二次大戰時德勒斯登（Dresden）大轟炸，一個晚上就死了十三萬人。

若翰：所以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麻木，況且在非洲每個月有數以千計的人死於政府發動的恐怖行動、愛滋病、犯罪、飢餓與幫派火拼。我們居住在非洲的人已經與恐懼為鄰好幾年了。

神父：是的，而且不要忘記，美國一天有三千名嬰孩死亡。

若翰：死於墮胎？

神父：是的，死於墮胎。所以我們正在處理的是邪惡的問題。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很有智慧地說過，大部分

信神的人是因為邪惡的問題而相信神；大部分不信神的人也是因為邪惡的問題而不相信神。我認識至少四十個家庭在 911 事件中失去他們所愛的人，但……你只能盡力而為，收拾起災後的生活。母親與孩子們都要繼續往前走。

若翰：對信仰也起了激勵的作用，不是嗎？

神父：哦，當然，暫時是如此的。

若翰：神父，回到邪惡的問題，有一天晚間的電視上，播出了令人心碎的一對七歲連體女孩的故事，兩個頭，一個身體。為什麼會這樣？到底是怎麼回事？

神父：很顯然的，這是一個自然界的意外。有時候天主會介入。有正式記錄的最著名奇蹟之一發生在露德（Lourdes），就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卡瑞爾博士（Dr. Alexis Carrel）面前。他是前洛克斐勒學院（Rockefeller Institute）院長。他看到一位病得很嚴重的女病患在一個小時內痊癒，並說：「我見證了從死亡中復活。」一個病到快死的女人回復了生命。她還沒有真的死去，但非常接近了。因此，為什麼天主只是有時候顯奇蹟呢？這是關乎邪惡的問題。對我而言，那是我相信的理由。

若翰：神父，福音中有一段故事，門徒之一問耶穌：「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若九 2）？你知道的，在猶太人對罪的舊觀念中，父親



的罪會傳給兒子。這聽起來十分無情，但我們的主回答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九3）。這是不是意味著：「小心，因為祂可以施予也可以保留。」

神父：是的。

若翰：所以當我們看到那些連體雙胞胎，我們遠距離的關愛是否對她們也具有某種價值呢？這是不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神父：嗯，這是一種想法。邪惡是一個奧祕。基督宗教有許多深不可測的、難以理解的奧祕，有一些甚至是永遠的奧祕：「天主的富饒、上智和知識，是多麼高深！祂的決斷是多麼不可測量！祂的道路是多麼不可探察」（羅十一33）！

若翰：那是《聖詠》（*Psalm*）嗎？

神父：那是聖保祿（St. Paul）的話。三位一體、道成肉身——這是生命的奧祕。然而另有一個難以理解的奧祕，黑暗的奧祕；那就是邪惡。我不認為以人類的心智能夠理解邪惡的問題，它困擾了許多人，消耗了我們的時間。

若翰：神父，我能不能問你關於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參見瑪廿七 46；谷十五 34）。你知道的，有些無神論者與不可知論者指著這點說：「你看，他在最後一刻還是棄守了。」

我比較相信他是以僅存的氣息，讓我們憶起《聖詠》二十二篇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作為開始，而在凱旋之頌與光榮的號角聲中結束。

因此，神父，我們的主是不是可能同時選擇了這兩條道路？一方面顯示給我們他的人性，他也會有片刻——很短的片刻——感到無助；同時他又像個辣彼，用最後一口氣教導我們：「不用害怕，我就是預許的那一位，我就是默西亞（Messiah）？」

**神父：**偉大的神學家巴爾大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在《逾越奧蹟》（*Mysterium Paschale*）這本書中就討論到這一點，那是 20 世紀偉大的神學著作之一。基督必須帶有少許人類的狀態。天主知道我們常有被遺棄的感覺，在祂的人性中祂也必須感受一下，但當然那也是為了滿全《聖詠》所言的。

**若翰：**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神父：**這是基督如何兼具神性與人性之奧蹟的一部分。容我諷刺地說一句，那些拿這段臨終呼求作文章的人，恐怕也搞不清楚除了這段話之外，基督在新約裡到底還說了什麼別的。

**若翰：**他們是選擇性的。

**神父：**是的。這是他們唯一選擇照字面理解的部分。

## 無神論

---

若翰：說到無神論，神父，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在他任內傾全力打擊無神論。但說實話，我看不出來有什麼效果，你到任何地方，至少在西方，都聽得到神不存在的論調。結果真的就是如此。

神父：在美國不一樣。美國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相信有神。

若翰：哦，是啊，我是以英國的角度來說的。媒體與高等教育顯然打定主意認為沒有神，無神論已然成為顯學。

神父：我曾經有一次奇特的經驗，主持一場猶太葬禮。我有個無宗教信仰的猶太朋友，是個非常好、非常優秀的人，但他並不是在猶太教的教育下長大的，他畢生都為政府做公民權利方面的工作。我們在一間衛理公會的小禮拜堂舉行葬禮，有一些非常虔誠的黑人來參加，還有幾位天主教友及各色各樣的猶太人，從猶太教的到在俗的猶太人都有。

葬禮中有許多人上台致詞，最後他們要我說些話做個完美的結束。過程中只有一、兩個人沒有提到永生，而他們其中一個稍後來向我致歉，他說：「你了解嗎？我不是在宗教信仰中長大的。」事實上他曾是我的教授之一。他說：「我父親是個無神論者，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因此他表示歉意。但其他在俗的、無信

仰的猶太人都會說他們的父親或兄弟進入了永生。我不會把無神論看得太嚴重。

若翰：你從來都不會有信仰的黑夜嗎？

神父：不會。如果我有黑夜，那一定是對天主生氣的時候<sup>7</sup>。但我很喜歡跟無神論者交談，他們都很不錯，因為他們對這個論點很認真。他們會說像這樣的話：「這是你唯一的一場表演」或「人生不是在彩排」。他們能夠交很多好朋友，除了上年紀之後，他們會變得尖酸刻薄。

若翰：他們就沒有任何祈禱的對象，是吧？

神父：是的。聖安生（St. Anselm）會用存有論證（ontological argument）<sup>8</sup>的論點說，某一部分的你——你的意志、你的渴望——必然相信有神。你不可能只是空洞地相信。聖安生跟聖奧斯定一樣，認為真實的信仰勝過哲學概念。真實的信仰能召喚整個存在，它是天主的禮物。

你看，我不是多瑪斯派的。我愛聖多瑪斯，但我絕對是奧斯定、文德（Bonaventure）與安生的追隨者。而且因為我也是個心理學家，所以我不認為人只憑一個理念就會改變。他們必須加以研究，必須心有渴望，必須想要它才行。我是說，如果你只有個哲學性的定論說神是

---

<sup>7</sup> 神父後來解釋說，我們不免在所愛的人去世等悲劇的重創時產生這樣的心情。

<sup>8</sup> 存有論證：肯定至高無上的精神充滿萬物，也滲透人的理性思想。依安生的看法，人既然能想像出無限的存有，即證明此存有必然存在。

存在的，這又能做什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始終認為神根本不可能了解我們，因為祂是無限的。柏拉圖（Plato）就很不一樣，他向神祈禱。

**若翰：**是的，那不是很有趣嗎？在《理想國》（*The Republic*）的結尾，他說了一段很美的話：「不論我們這一生奮鬥、著作、思慮了什麼，到了最後都要交在神的手中<sup>9</sup>。」

**神父：**哦，是的。一如典型的希臘人，柏拉圖是個多神論者；但就一個哲學家而言，他終究是個信仰者。柏拉圖說：「在這世界上，人可以用智者的智慧作成木筏，載他渡過死亡之河。但除非有人來啟示給他們，像是神，否則人們永遠不知道真的可以這麼做。」這幾乎是個預言。不可知主義就讓我有些不高興；但無神論其實也是一種信仰。如果你確信神不存在，那你就是個信仰者。你做了一個有信念的行動：「沒有神！」

**若翰：**沒錯。無信仰者的一生可以建構在這個信仰上。

**神父：**你看，你不能向天空揮個空拳然後說：「祂在這裡」或說：「祂不在這裡」。對我而言，天主的存在與祂的臨在是那樣的真實，從我還是個孩子時就是如此，那是不可能否認的。

---

<sup>9</sup> 訪問者的引述是參考下列的文字：「然而若你聽從我的話，並相信靈魂是不朽的，且能承受所有善與惡，我們就應該永遠選擇向上的道路，並在任何事上遵行正義與智慧。」（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

## 神職人員與性

---

若翰：神父，你有沒有錯過什麼？妻子與家庭？有什麼事是因為你的聖召而無法完成的？

神父：嗯，我常跟我的弟兄說，很顯然的不論我們錯失了什麼，絕不會是喜樂。我很少遇到我們之中有人非常不快樂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來拜訪我們，你會被我們極端喜樂的事實給嚇到；幾乎是鬧翻天的快樂。

若翰：我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當然是因為教會當前所面臨的性侵害醜聞。有人呼籲天主教會應該努力讓神職人員可以結婚，這個論點認為神職人員在性方面是受挫的，所以他們開始攻擊小男孩，而結婚或許是個解藥。

神父：有一本很不錯的書叫作《神父與戀童癖》（*Priests and Pedophiles*），由詹金斯（Dr. Philip Jenkins）所著，他是賓州的教授，他不是天主教徒。他說絕對沒有證據顯示不結婚的神職人員比其他種類的神職人員更常與青少年發生性關係。

幾個月前，在美國有七十九位神職人員因為性侵害未成年人而受審，其中四十九位是基督教的牧師。這個問題在東正教也發生，他們也有一些結婚的神職人員。有時候女孩比男孩更容易成為這類事件的主角。但這為什麼會發生？因為我們沒有教導十誡。

若翰：你說「我們」是指誰？

神父：宗教教育家與導師。我們不教導最後的審判，也不教導道德上的罪。我們並沒有否定這些事，只是不教而已。

若翰：嗯，是的，我們自己的家族裡有許多虔誠的人，其中有一位因為沒有讀過任何神學著作，而從一些不適任的神職人員那裡得到這樣的概念：「如果地獄是存在的，那裡面應該一個人都沒有。」她認為每個人都會上天堂，因為大家在最後都會被寬恕。儘管我們的主清楚地說過，不悔改的靈魂將被投入地獄的永火中，不過還是有人這麼想。這類錯誤的教導是怎麼跑進羊圈裡來的呢，神父？

神父：我想是經由「以受輔者為主」的心理諮商進來的。不要責怪佛洛伊德（Freud）、阿德勒（Adler）、容格（Jung）、羅傑斯（Rogers）等所有的心理學派，他們早已隨尼加拉大瀑布而逝了。在心理學的圈子裡他們已經過時了。

我告訴你，如果你不相信有最後審判，不妨到奧斯維茲（Auschwitz）和達周（Dachau）去看看（譯註：此二處皆為二戰時期納粹集中營所在地），你會相信有最後審判的。那我是否認為有許多人進入地獄？我希望沒有。我是個很早就立定志向的人，我在七歲的時候就立志要成為一個神父了。我清楚明白被召叫的那一天、那一分鐘、那一片刻，至今從未想過其他的道路。

## 葛羅謝爾神父的聖召

---

若翰：你的聖召是怎麼發現的，神父？

神父：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們被一位非常棒的修女教到：德勒莎修女（Sister Teresa）。她永遠都是那麼有耐心又和藹，每天放學之後她都會離開修院，帶著熱騰騰的餐盒或托盤到非常貧窮的地區去。我跟蹤她，當時我才二年級而已。

若翰：那是在紐約市嗎？

神父：不，是澤西市（Jersey City）。你去過澤西市嗎？

若翰：嗯，我去過紐澤西（New Jersey）。

神父：不，我說的是澤西市。那裡的人很堅強，都是非常好的人。它就在紐約市對面。我在那裡上學，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的背面。那時正上映一部電影，叫《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也許你有看過，裡面有一個巫婆。

若翰：哦，是的，很不錯的電影，迪士尼出的。那巫婆真可怕！

神父：德勒莎修女去的那間公寓的一樓是一家理髮店。之後的某一天，我跑到那家理髮店去理頭髮，並問那老理髮師吉賽佩（Guiseppe）說：「每天到這兒來的那位修女都來做什麼？」他說：「她來照顧一位老太太。」我說：「為什麼？」他說：「她病得很嚴重。」我說：「她住在哪裡？」他說：「住頂樓。」



所以我繞到房子後面。我們澤西市有一種建築設備是世界其他地方沒有的，就是木製的防火梯，火災的時候它燒得最快！〔大笑〕於是我爬上去。

到了二樓，我必須穿過一堆種在罐子裡的番茄——一家義大利人；三樓是滿地的啤酒瓶——愛爾蘭人。到了頂樓，我匍匐爬過裝牛奶瓶的箱子，透過窗子向裡面看，就在離我的臉三寸的地方，我看到那個「邪惡的巫婆」。

若翰：我的天啊！

神父：真是那個「邪惡的巫婆」。到現在我還會覺得可怕！我跳過牛奶箱，撞翻了番茄，衝過啤酒瓶跑到街上，躲進教堂裡，跪在聖母面前祈禱。我問說：「為什麼巫婆不會殺德勒莎修女？」然後我又對自己說：「也許是因為修女對她很好。如果人們都對巫婆好一點，或許她們就不會那麼壞了。」因此那就是一個開始，以後我從未想過神職以外的身分。

七年級時，我讀到偉大的美國詩人朗費羅（Longfellow）的一首詩。它是這樣寫的：

他獨自一人在房間裡，  
跪在堅硬的石板地上，  
隱修士祈禱著，為他優柔寡斷所犯下的罪，  
深深地痛悔，

沒有意外這回事！

祈求在誘惑與試煉之中，  
做出更大的克己；  
這是正午時分，  
而隱修士獨自一人。

剎時間，彷彿有光，  
在這石造的狹窄陋室裡，  
出現一道不尋常的光輝，  
點亮他的內在與外在；  
他看見了上主充滿聖寵的異象，  
天國的光芒四面環繞，  
彷彿纏裹著衣裳，  
如若披戴著布衫。

隱修士眼前的主，  
不像是十字架與殺戮下的模樣，  
沒有痛苦的掙扎，  
沒有染血的手腳；  
卻像是走在加里肋亞的街上，  
在房舍裡，在農地間，  
治癒跛足、癱腿與瞎眼者的聖像。

懷著懇求的心，  
隱修士雙手交叉在胸前，  
驚異地、崇敬地、愛慕地，  
跪倒在狂喜之中。  
他心想，統御天國的王，  
我是何許人，竟讓祢屈尊就卑，  
將自己顯現予我？  
我是何許人，竟讓祢，我的貴客，  
從祢榮光的寶座進入這卑微的陋室？

在他的歡欣鼓舞之中，  
修院的鐘聲破天響起，  
從鐘樓向四方呼喊，呼喊，  
穿過庭院與門廊，  
不斷傳盪，  
他未曾聽過這樣的回響。  
現在就是預許的時刻，  
不論在陽光中或小雨裡，  
頂著冬天的冷冽或夏日的酷熱，  
為了每日的賑糧，  
及兄弟般的待遇，  
在修院的大門湧現

所有瞎眼的、跛足的、癱腿的，  
所有街頭的乞人，  
而他們的施予者正是他——  
跪在地上，  
陶醉在自我交付的沉靜狂喜中，  
看見異象與榮光的那一位。

深沉的愁苦與躊躇，  
混雜在他的渴慕之中；  
他該去嗎？還是該留下？  
該不該讓那些可憐的人，  
飢渴地等在修院門口，  
直到這異象褪去？  
該不該忽視滿身光輝的貴人，  
怠慢這天上來的訪客，  
為了修院門外那一羣衣衫襤褸、蠻橫的乞丐？  
這美麗的異象會留下來嗎？  
這動人的異象會再來嗎？  
有一股聲音縈繞在他心中，  
清晰可辨，  
彷彿在耳邊低語：  
「做你該做的，那就是最好的；

其餘就交給你的主吧！」

他立刻動身，  
懷著熱切的心，  
看著那神聖的異象，  
慢慢地，他走出房間，  
慢慢地，走向他的使命。

窮苦的人在門口等待，  
透過鐵柵張望，  
驚恐染在一雙雙的眼裡，  
那是只有在渴望與悲苦中，  
聽盡拒絕的閉門聲  
及略身而過的腳步聲的人才有的眼睛；  
習慣了被厭棄，  
習慣了死人堆中麵包的滋味！  
但是今天，他們不懂為什麼，  
彷彿天堂的門一般，  
修院的大門開了，  
像一場感恩祭一般，  
他們似乎領受了麵餅與酒。  
隱修士在心裡祈禱著，

陪著無家可歸的窮人，  
他們的苦與難；  
我們看到的，以及看不到的；  
那內在的聲音說：  
「不論你對我內最小的弟兄做了什麼，  
就是對我做的！」

對我做的！  
倘若那異象穿著乞丐的衣衫來到他面前，  
切切哀求他，  
而他是會跪下來表示愛慕，  
抑或嘲弄地聽著哀求，  
然後嫌棄地轉身離去？

他的良心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帶來了無數擾人的聯想，  
終於，他猛一轉身，  
面向他的房間，  
看見修院發出奇幻的光芒，  
像一抹光亮的雲彩，  
布滿地面、牆上與頂板。

但他感到敬畏，  
在他的門前止步，  
因為那異象仍站在那兒，  
就如之前修院的鐘聲響起，  
從鐘樓向四方呼喊，呼喊，  
召喚他去餵養窮人之時一樣。  
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它等待他回來，  
他感到胸口在燃燒，  
一切都變得明瞭，  
那充滿聖寵的異象開口說：  
「如果你當時留下來，我就會消失！」

若翰：神父，真是太驚人了。朗費羅？

神父：是的，亨利·華滋沃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寫的〈美麗的傳奇〉（The Legend Beautiful）。

若翰：朗費羅怎麼會寫這樣的詩？他不是天主教徒呀！

神父：的確，他原本是一位論者（Unitarian），但他親愛的太太在他的面前被燒死。她被壁爐的火燒著了，他試圖將火撲滅，因而受到嚴重的灼傷。

在那之後，他成為新教徒，寫了一些與路德（Luther）與加爾文（Calvin）相關的詩。一直到他逝世，雖然並沒

沒有意外這回事！

有成為天主教徒，卻寫過有關天主教的詩，像〈伊凡吉琳：阿卡地雅的傳說〉（*Evangeline: A Tale of Acadia*）。詩裡述說的是法國天主教徒被英國人驅逐出阿卡地雅的歷史。



## 窮人

---

若翰：神父，毫無疑問的，你志在為窮人服務。讓我們來看一下你服務窮人的工作，並問一個直率的問題：「誰是窮人？他們又為什麼窮？」

神父：任何社會裡都有百分之二、三，甚至百分之四的人是沒辦法照顧好自己的。他們受到嚴重的情緒困擾，他們有精神上的疾病，或者在孩童時期受到重大心理創傷，使他們無法正常生活。他們之中很多人有嚴重神經性的病變。這些都是非常貧困的人，每個社會都應該照顧他們。

另外有一些窮人是可以透過協助而脫離貧窮的，他們是社會性的問題。以美國為例，那些被奴役而受迫害的人就是此類，奴役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再來就是從很貧窮的國家移民過來的人，他們需要幫助，以提升他們的環境與地位。你不能把他們丟去領失業救濟金，失業救濟金絕對是「麵包與馬戲」（bread and circuses）的伎倆（譯註：「麵包與馬戲」是泛指統治階層為攏絡人心所施的小恩小惠）。

若翰：哦，是的，英國從濫用救濟服務的痛苦經驗中了解到這一點。

神父：美國並沒有這麼做。

若翰：英國政府現在正試圖讓人們從這體系中斷奶。

神父：他們應該這樣做的。現在紐約實施「工作福利制」。如果你領福利津貼，就必須每天有八小時去清掃公路與街道。你知道嗎？這樣經過大約三個月，有些人就會說：「我可以找到更多錢的工作。」所以他們就去找工作了。

你懂嗎？截至目前為止，孩子們從來不知道有別的選擇，他們的父母都是領失業救濟金，他們搞不懂為什麼要工作。60年代，詹森總統（President Lyndon Johnson）及他的政府提出「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但不知道如何區別非常貧困的人與一般窮人。我們這兩者都服務，但試著在其間找到正確的平衡。我剛付了五萬元美金給天主教學校裡貧窮的孩童作學費。

若翰：這錢是募款來的？

神父：當然。去年我們花了一百五十萬美金在窮人身上，送出了二十五萬磅的食物給窮人。我們了解窮人，與他們一起工作非常開心，那是你所能找到最開心的工作。今晚，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九點鐘他們會在畢奧收容中心裡唸〈玫瑰經〉。

若翰：那是在哪裡？

神父：在南勃朗士。那是給二十個街友住的夜間庇護所。進來的人之中可能有黑人，有新教徒，各種人都有；而他們都在一起唸〈玫瑰經〉，中間可能會有人大喊：「萬福瑪利亞，請來幫助我，救我們脫離苦海吧，聖母媽媽。」

他們對聖母大聲祈禱。

若翰：要小心，神父，我這麼說是有諷刺的意味在內的。你可能會被控勸誘人改變宗教信仰的大罪！

神父：哦，不，我們不會這麼做。我們與福音派的黑人新教徒處得很好。其實那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新教，而是「黑人的基督宗教」，是由以前的奴隸主人傳給他們的，但他們又發展出他們自己的一套，非常美的一套，而且沒有任何異端在其中。我們非常融洽地相處，美國的黑人對天主教沒有成見。

我們位在哈林區的機構隔壁是一位女牧師掌理的珍珠之門浸信會（Gates of Pearl Baptist Church），那是一間舊公寓，前面掛著福米加（Formica）珍珠。我們非常開心地相處。聖文生·德保（St. Vincent de Paul）說：「愛窮人會使你人生充滿陽光，不會懼怕死亡的來臨。」

若翰：我那了不起的八十九歲岳母總是說：「絕不要拒絕窮人，他很可能是我們的主假扮的。」

神父：哦，那的確是天主假扮的。我們服務過的許多窮人生活都有了改善。

若翰：好極了，你有看到成功的例子嗎？

神父：哦，很多，很多。

若翰：你們為未婚媽媽設的家屋怎麼樣？

神父：我們是善導之家計畫的一部分。我們有六間屋子給不願

沒有意外這回事！

墮胎的未婚媽媽與寶寶，多半是流浪街頭的女孩。我們還有一間家屋是為精神病患而設的。在美國最窮的人是那些可憐的小寶寶，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媽媽有精神疾病且即將死於愛滋病。我們在威斯特郡這裡也有設家屋。

## 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

---

若翰：神父，這些都是你創立的，對不對？

神父：不，我只是創立者之一而已。

若翰：不，我的意思是，組織這一切。

神父：這中間沒有計畫。我是學聖文生·德保的，不作計畫，做你眼前看得到的，如果有所發展，那也很好。

若翰：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也是這樣講的。

神父：是的，我們也是從德蕾莎姆姆得到的靈感。不作計畫；接受帶領。如果你有計畫，就會落入這是不是天主要的計畫的困惑中。

若翰：我知道你跟德蕾莎修女很熟。你怎麼看她在世時所受到的攻擊？有什麼評論？

神父：很糟糕。這些人的行為實在是極端的罪過，真的是這樣。

若翰：有人說她會操控人。我試著用比較好的形容詞……太有傳教的熱情……

神父：那個人見過姆姆嗎？

若翰：我們說的是作家克里斯多佛·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對吧？是的，他說他在加爾各答見過她。他對她的收容院的情況感到很驚駭。

神父：她的收容院的情形？他們不是歐洲人。人們對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也有同樣的怨言。我也去過那間收容

院，那兒乾淨得純然無瑕，那是我去為姆姆和修女們帶避靜的時候。那個機構是在沒有政府協助之下成立的。

德蕾莎姆姆過世的時候，仁愛傳教修女會全權照顧總共五萬個貧窮人。當我去那裡的時候，她有一個很大的地方收容身障的孩童。我們有兩間房子給愛滋病患住。

我很樂意跟希金斯辯論，但一定要是「現場的」，不要是錄音或錄影的。

我告訴你，當我們要成立更新方濟會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就是八百塊美金和八個人。我遇到德蕾莎姆姆——她並沒有參與這件事——並跟她說：「姆姆，妳最好幫我祈禱，我只有八百塊和八個人。」她說：「不用擔心，天主有很多錢！」

若翰：當然，她現在已經快要成聖了。你有多了解她呢，神父？

神父：我認識她三十二年，而且見證了她三個小時的宣福禮。我可以接受某些缺點。

若翰：是哪些呢？

神父：嗯，也許其中最嚴重的缺點也跟聖方濟一樣，她以為別人也能做到她所做的事。所以假如有人覺得身體不舒服，她會說：「交給耶穌就好。」他們辦不到的，他們沒有那麼堅強。所以，我可以告訴你，聖人常常高估他人的能力。

我記得有一天她對我生氣。她請我幫她做某件事，

而我盡了全力去做，所以她很客氣地生我的氣，她是個很維多利亞式的女士，會很委婉地責難你。有一次在美國，我開車載她和她們修會的修女，而她很虔敬地刺傷了我。被德蕾莎姆姆刺傷就像被《白鯨記》裡埃哈伯船長（Captain Ahab）的魚叉叉到一樣。反正，我們到了女修院，那已經是半夜了。我跟她說：「德蕾莎姆姆，我可以跟妳說幾句話嗎？我打算請庫克樞機主教派另一個人來接替我接待妳們。我不是在生氣，但這真的是太過分了。」她說：「坐下來，你覺得天主為什麼選你作神父？」我說：「姆姆，現在是半夜耶！」她說：「不要緊。」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猜是因為祂有幽默感。」她說：「天主選我們是因為祂非常謙遜。祂選擇最弱小的、最貧窮的、最擔不起的來做祂的工作。」然後她說了一些很發人深省的話，她說：「我祈禱當我死去之後，那些修女中最不起眼、最沒有天分的一位接替我的位置，這樣每個人都會明白不是我在工作，而是天主在工作。」她直視我的眼睛說：「別忘了你是因著天主的謙遜而被召選的。」就這樣。

但你知道嗎？她也有幽默感。我被派去說服她接下南勃朗士的一間加爾默羅女修院給她們的修女使用。它是個不錯的地方，是間加爾默羅修道院，但並不是希爾頓大飯店。我們下了車，就聽到她說：「哎呀！」我說：

「怎麼啦？」那棟建築並不是很耀眼，但是有一點讓人印象深刻。她說：「窮人們會怕來這裡的。」我說：「紐約的窮人不會，姆姆。我敢跟妳說，他們不會有一丁點兒的害怕。」

因此我帶她去見庫克樞機主教，這時我站在兩位聖人中間了。當時教廷正在討論是否為庫克樞機舉行宣福禮。他可以像施展魔法一般吸引鳥兒飛離樹梢。他的父母是愛爾蘭高威（Galway）人。他很喜愛德蕾莎姆姆，他是個溫柔、和善的完美紳士，他開始對姆姆施展魔力，而突然間她說：「可敬的樞機大人，幫幫我吧！我只是個可憐、懦弱的老女人。不要讓我毀了我們修會的神貧精神。」

我真的很難忍住不笑出來。「可憐、懦弱的老女人！」這位可是被前聯合國秘書長喻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呀！總之，她沒有接下那間女修院。樞機主教對我說：「你知道嗎？我真想扭住她的手臂。」我說：「你可以呀，但她會用半扼頸式把你按在地上！」

她事後問我說：「你對這整件事的看法如何？」我說：「姆姆，老實跟妳說，很不幸地我覺得有點受辱，但沒有受挫。我經常受辱但不受挫。」「開心點吧！」她說：「屈辱可以是通往謙遜的道路。」〔笑聲〕

若翰：神父〔竊笑〕，她在跟你玩啊！



神父：啊，沒錯。但你知不知道她走過一段靈修的黑暗期？有四十五年的時間。

若翰：不知道，跟我們說一說吧！

神父：那是植入某些非常有恩寵的靈魂的陰霾，好讓他們成長。如果你有一把劍，要想讓它更鋒利，你就會將它置入火中。

若翰：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神父：就從她成為修女的時候開始，真的很不可思議。約在她過世前八週，她回印度的前一天，我去看她並為她作彌撒。姆姆的身上一向圍繞著陰鬱的氣息，這個時候她人躺在吊床上，她沒有辦法站著，所以躺在聖堂角落的吊床。她像一瓶冰涼、初開的香檳酒。想像一下德蕾莎姆姆像一瓶香檳酒，她正在冒泡。她有一點健忘，有些事情她會跟我說兩次；但她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充滿了喜悅，她興致勃勃跟我說著她在全世界有五百六十五間女修院。後來，我跟一位同事阿波斯特里神父（Father Andrew Apostoli）說：「我們不會再見到她了，她即將通過天堂之門。」聖文德曾說過這類的事。黑夜在她死前離開了她<sup>10</sup>。

若翰：神父，天主是不是對她太殘忍了？

---

<sup>10</sup> 在德蕾莎姆姆寫給幾位靈修導師的書信中，顯示出她因強烈地感覺失去天主、不被天主所悅納、常常無法將她的靈魂交給天主而感到掙扎。在 1950 年代末期，她寫道：「沒有光明，也沒有靈感進入我的靈魂。」但就我們所知，黑夜並沒有阻礙她的工作，也沒有阻擋她走向光榮。

沒有意外這回事！

神父：不，不，這是必要的。我認為德蕾莎姆姆是個世界級的聖人，一顆千年難得的明星。如果我們沒有炸掉這個愚蠢的地球，而西元 3000 年還有人類存在的話，他們會記得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

## 偉大的若望保祿

---

若翰：神父，我們是活在一個擁有偉大教宗的年代嗎？

神父：我是這樣認為的，儘管這可能只是一時激情的想法；我認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是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以來最偉大的教宗。

若翰：真的嗎？那要回溯到好久以前啊！

神父：是的，確實如此；回到聖方濟那個年代。我認為他將會被尊為偉大的若望保祿（John Paul the Great）。你知道嗎？有三位教宗擁有這樣的尊號：偉大的國瑞（Gregory the Great）、偉大的良（Leo the Great）、偉大的尼閣（Nicholas the Great）。尼閣比較不著名，但他們之所以得到這個頭銜，是因為他們都是對世界的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教宗。

良把匈奴人阿提拉（Attila）放回去；國瑞實際掌理羅馬這個西方帝國的運作；尼閣修整了黑暗時代（Dark Ages）殘破不堪的世事。尼閣可以說維持了郵局的營運，而加洛林王朝（The Carolingian）卻做不到。

我覺得若望保祿二世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很不幸地，有些部分我認為他做得失敗。我們都有些失敗的地方，但我認為他在任命主教方面特別失敗。

若翰：沒錯。

神父：我不覺得他在教會日常運作的細節上有特別用心。你知

道舒馬赫（Schumacher）這位作家吧<sup>11</sup>！舒馬赫曾說，如果教宗與這個地球上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接不上線，那教會就會變得與世隔絕。

我確信教宗沒讀過舒馬赫的書，而我幾年前讀他的書時，心裡在想：「這傢伙是誰，竟告訴教宗該做什麼？」但那確實就是這位教宗所做的事。他是個世界級的人物，也確實是世界的牧者。

如我所言，我認為他在主教的任命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但那取決於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s）。這是教廷當局需要修正的地方，我想我們需要設首席主教。

若翰：是的。問題在於這位教宗頒布了一些了不起的宣告與指示，但主教們似乎不太服從他。

神父：嗯，從「山中聖訓」（Sermon on the Mount）那時候開始就是如此了。我是說，拜託哦，看看新約聖經，宗徒們常常只會大吵大鬧，伯鐸還會落跑。拜託，我們有比耶穌受難日更糟的日子嗎？

若翰：你說的是宗徒們都離棄他的那個時候？

神父：是的。我是聖奧斯定的追隨者，不會期望太多，所以也不會失望。這是個墮落的世界，原罪的主要影響——與

---

<sup>11</sup> 厄斯特·舒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他在1960年代的著作《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書中提倡「中間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協助發展中國家面對躋身現代化世界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

恩寵隔絕及失去永恆的生命——已透過受洗或對受洗的渴望而消除，但其他的影響並沒有消失，像是智慧不彰、意志薄弱、情緒混亂、關係腐敗等等。就我看來，這些現象在這個時代仍然持續進行中。你看，我不是個理想主義者；我是個紐約客，我以為烏托邦是皇后區的某個地方。〔笑聲〕

## 未來的計畫

---

若翰：嗯，最後，凡事總會有最後，神父。還有什麼是你想做卻還沒有做的呢？

神父：我沒有計畫。一天的事夠一天受的了。我想完成我那本討論獻身的歷史的書，書中探討有關獻身於基督——不論天主教、東正教或新教。幾年前我曾經害怕死亡，因為我們的修會還很新。但現在他們沒有我也能運作得很好，事實上恐怕更好。所以，「交在祢手中了，天主」（*in manus tuas, Domine*）。

然而，有一件事我滿想做的，就是得一場末期的重病——不要是心臟病之類的。我想要有個一流的退場，這樣我才可以做我最後一個電視節目，讓你可以花七塊九毛五買來送給臨終的人。

若翰：這主意太棒了！

神父：你知道嗎？時時刻刻都有人面臨死亡，但從來沒有人與他們好好談談這件事。

若翰：那對臨終者會是非常有效的牧靈工作。

神父：是的。美國醫藥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做過研究，百分之九十五的臨終者知道他們即將死去；而這些人之中又有百分之九十五說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關於將死的事實。所以，我想把那節目命名為《第一等的謝幕——

如何死得好》（*Going First Class, How to Die Well*）。臉上帶著笑容，嘴上哼著歌，向眾人揮別。

若翰：神父，我希望這節目不會太早完成。

神父：那要看天主囉！但我想完成這件事，而且我還想預錄一些話在我的葬禮上播放。我的省會長依納爵神父（Father Ignatius）留下了五分鐘的錄音帶在他的葬禮彌撒上播放。

若翰：他說了什麼？

神父：他感謝所有來參加葬禮的人！〔大笑〕你知道嗎？他人在棺材裡，而你可以聽到他的聲音！然後他為信仰與修會感謝天主、父母與天主教會，但他並沒有感謝他擔任省會長的教省。沒想到他竟使了一記回馬槍！

奧康納樞機主教逝世的時候，羅樞機主教（Cardinal Law）在葬禮上講道，並說道：「奧康納樞機終其一生為反墮胎及保護未出生的生命而奉獻，就像天主教會一樣。」這時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Clinton）夫婦坐在前排，而我們一位長得像隻大泰迪熊的弟兄站起來鼓掌，然後全場都起立鼓掌四分鐘之久。柯林頓也站起來了，但他並沒有鼓掌。走出教堂的時候，我遇到艾爾·夏普頓（Al Sharpton），我說：「艾爾，你覺得怎麼樣？」他低聲地說：「他被最後一段話哽住了！」〔笑聲〕這話說得好。

若翰：這恐怕也是最後一句話了，非常謝謝你，神父。

神父：這是我的榮幸。

第二部分

# 遇劫之後的省思



葛羅謝爾神父 著



## 編輯序

---

雖然葛羅謝爾神父的神職生涯中，在許多地方都講過道理，但或許從未像過去幾個月來，他從醫院傳送出來的默想與省思那樣震撼人心。後文中，神父將分享自那場車禍以來，他對於所經歷的一切以及天主臨在的反省，這些反省雖說是個人的經驗，卻也適用於每個人的生活。就像他在聖週五的反省那篇中說的：「這是每一個人的節日。」任誰都會在某些時候遭遇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鮮少有人在苦難中見證福音。

聖依納爵·羅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曾說：「如果天主讓你經歷許多苦難，表示祂在你身上有偉大的計畫，無疑地祂就是打算讓你成聖。」這話看起來就像書的標題一樣漂亮，但當十字架加到你身上時，才知道個中辛苦，就像葛羅謝爾神父所經歷的一樣。雖然那不是神祕的聖傷（stigmata），像聖方濟與聖畢奧神父那般，但那是個身體上的記號——真實而痛苦地分擔基督的十字架。

記得葛羅謝爾神父多年前曾跟我說，人在靈性上進步最快的途徑，就是透過巨大的苦難。在本書的前半部，神父遭遇車禍之前的訪問中，說到他希望以什麼方式死去時曾反覆提到這個想法。謝天謝地，神父已從苦難中得到光榮，但還沒有離開我們。當他從創傷中恢復過來，你我就可以受益於他在後文中的智慧，不論我們是處在什麼狀態。

我想起一位打從出生到二十四歲離世都在受苦的年輕女士：維吉妮雅·席爾（Virginia Cyr）。她深受腦性麻痺之苦，早年被母親遺棄，送進孤兒院，後來又從一個機構被送到另一個機構。她曾寫到她最早的記憶說：「當我還是個嬰兒，出生尚不滿一天，我天上慈愛的父輕輕拍著我的肩膀，問我願不願意為祂做一件特別的事。一股熱情漲滿了我的五內，我以怯懦的嬰兒之身接受了這挑戰<sup>1</sup>。」對維吉妮雅而言，一份充滿磨難與被人拒絕的生命，就是接受耶穌的邀請，背起十字架跟隨他。

正如聖保祿寫給迦拉達人的信中說的：「從今以後，我切願沒有人再煩擾我，因為在我身上，我帶有耶穌的烙印」（迦六 17）。葛羅謝爾神父也接受臨於他身上的苦難，而他對其中意義的探究，給了我們許多反省的材料。這些省思若能一次讀一篇或許是最好，用點時間以此來沉思我們如何度生活，又如何處理我們的計畫、期待、渴望與不順遂的狀況。就像神父說的：「世上沒有意外。」如果我們把它當作禮物，並跟隨他的忠告，我們也會被領入「凡事相信天主」的境地。

麥可·德布里歐

---

<sup>1</sup> 《維吉妮雅·席爾：天主的小遊民》（*Virginia Cyr: God's Little Hobo, Our Sunday Visitor, 2004*）。

## 天主的旨意

---

嚴重車禍之後，我現在仍在醫院裡。2004年1月11日，我正在佛羅里達準備為一百二十五位神父辦講習，一輛車在奧蘭多國際機場附近繁忙的十字路口撞上了我。從未想過這樣的事會臨到我身上。接下來一個月的事我都不記得，但他們說我已經踏在死亡的門檻上了。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心跳、脈搏或血壓。我猜天主不想收我。

當我終於清醒，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得知因為這場車禍的緣故，不可計數的支持與祈禱蜂擁而至。車禍隔天，更新方濟會的網站就有數千人點入，想了解我車禍的消息。真是萬分地感謝。

謝謝你們寄給我數百封早日康復卡；謝謝你們為我祈禱，特別是那些非常熱情的祈禱；謝謝許多不同宗教的朋友寄電子信鼓勵我。儘管絕不可能看得完，我每天還是會試著看一點。志工當中有一位會幫我看每一封信，然後挑出一些讓我看。太感謝你們了！

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應該永遠對天主心懷感謝。我事前無法預知這場車禍。我總是在講道時說，我們必須在任何事上相信天主，甚至在那些祂允許發生的事上。我想天主有意讓我證明自己信仰的堅定，所以，儘管對自己的有限感到失望，我還是想說我完全信任天主及祂的旨意。

## 沒有意外這回事

---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親口謝謝自車禍以來就一直照顧我的人。我被許多人的祈禱、卡片與電子信深深感動，不知道該怎麼做來回報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我將會有一陣子得臥床，好讓自己康復，並希望可以強壯一點。感謝天主沒有讓我受到嚴重的頭部創傷或顏面傷殘，天主一定是要我趕快好起來，回到工作崗位。

2004年3月10日這天，是我兩個月來第一次開口說話。我非常感謝弟兄們照料我的需要，特別是丹尼爾（Daniel）與伯鐸（Peter）兩位修士，他們對一個陷入絕境的病人展現了無限的耐心。我無法說出我有多高興受到兩家非常好的醫院的工作人員這麼妥善的照顧，我將畢生感謝這些慷慨的人們。大家都說美國的愛與信仰已死，但在這裡我看到這麼多的奉獻與關懷——來自看護、護士、技術人員，當然還有醫師。

我想與你們分享我生活中的兩個原則，第一是聖奧斯定說的：「天主並不是邪惡的因；是祂使邪惡不至產生最壞的果。」第二是：「沒有意外這回事。惡事的發生是因為邪念、愚蠢或疲乏；然而不論是什麼造成的，天主都能從中帶出良善的一面，只要我們讓祂有機會這麼做。」車禍發生前我已經看過《受難記》（*The Passion of Christ*）這部電影。當我深陷非常黑暗的时刻，基督極度痛苦的震撼場景每每為我帶來安慰與希望。

## 虛擲痛苦

---

3月10日，我開始可以說話了。這讓生活變得容易多了，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更豐富了。交談讓我們不至於鎖在自我的小房間裡。

當我們修會的年輕會士路克神父（Father Luke）主持彌撒時，我們也邀請走廊另一邊的愛莉絲·希耳德布蘭德（Alice von Hildebrand）教授一起參加。她是一位傑出的天主教作家，也是已故的迪特里契·希耳德布蘭德（Dietrich von Hildebrand）的太太。愛莉絲跟我是多年的好友，你們也許看過我們在EWTN有關苦難的一系列節目。她提醒了我一句我已經忘記的話，那是富爾頓·施恩（Fulton J. Sheen）總主教說的：「沒有比浪費苦難更糟的事了。」當然，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意外？」當我有股衝動想這麼問的時候，我就會看著聖畢奧神父的照片。他說過：「不要問為什麼，要問『我該做什麼？』」這道理似乎非常清楚明白，但人必須先能承認自己缺乏德行，並把自己帶到十字架上的基督與聖神面前。

我們都會受苦。有人因受苦而覺得獲益，有人覺得很糟，有人覺得很悲慘，有人與基督合一，有人與聖母及諸聖合一，有人與他們認識的天主合一，有人只跟同院的病人合一，而有人僅僅孑然一身——但我們都受苦。若能與基督有一丁點或片片斷斷的合一，受苦是多麼值得。

## 感謝

---

當你被剝奪吃、喝、行、言等人類基本的能力，你只剩兩件事能做：要不就是數著你擁有的神恩，並享受其中；不然就是落入憂鬱沮喪中，嚴重破壞你康復的進程。有什麼值得感謝的呢？這名單可有一長串呢！可以感謝你還活著呀！我懂得這一點，因為當急救人員花幾個小時奮力救我時，陪我一起進醫院的林區神父懇求他們不要放棄。急救到最後，我成了生命跡象微弱的人；但我還活著！

人們問我是不是有經歷到瀕死經驗，我可以很誠實地回答：「沒有。」但無疑地，就醫學上來說，我已走進死亡的陰影中了。這讓生命顯得格外珍貴——所有一切都開始有了神聖的觀點：反墮胎、安樂死，甚至我們如何對待窮人與傷殘者等問題。

## 基督受難

---

關於生病住院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痛苦的意義。我們不應該朝「痛苦本身是好的」這方向去看，儘管有時候基督徒有這種錯誤的傾向。

疼痛基本上是身體的警示系統，告訴我們有狀況了。當我們同時承受大大小小的傷害時，有些痛感覺起來簡直要人命，有些則是程度較輕但持久的困擾。

如果你看過《受難記》這部電影，就能了解痛苦的面貌是那麽多元，有些甚至讓人承受不起。過去幾個月，我常想起《受難記》中的場景，我有個特別的機會在它上映前就看了。當你想到基督的苦難——他忍受了這苦，慷慨地救贖我們的罪，不可置信地他竟然能活著上加爾瓦略山（Calvary），而福音的作者們又這麼清楚地為我們記載下這段史實——儘管我們不想自討苦吃，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接受痛苦，並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穌臨在我們生命中的奧蹟；我們也有理由對那些受苦的人耐心且堅定地伸出援手。讓我們繼續為他人祈禱！

## 依靠基督

---

當一個人在醫院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尤其行動和語言能力都受到限制，你很容易就進入自己龐大的思想寶庫裡。你在那裡與天主相遇，也在那裡估量周圍的世界。很明顯地，壓縮到這樣單調的程度之下，生活是個煉獄；整個世界最重要的事只剩下按呼叫鈴和要杯水喝。你或許也憶起你在醫院裡無法說話也不能吃喝的日子。我們的主經常用水來比喻恩典，這在你兩個月沒喝水之後變得格外有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幾乎無可避免地變得有點像幼兒。丹尼爾修士、伯鐸修士和伯恩斯可以向你證明這一點。默想這一點，會很清楚地看到我們表面上的靈修程度是多麼不堪一擊。當我回顧我的人生，「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請憐憫我們」這段禱文成為我內在的磐石。我們永遠都是天主的羔羊，每一天都全然仰賴基督；但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一點，除了遇到有極大需求的時候，我們很少意識到自己在靈性上完全仰賴基督。



## 「我與你同在！」

---

住院治療及虛弱無力的經驗，讓我們得以體會別人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最重要的是注意到我們的家人與朋友。我歸屬於一個充滿生氣且活躍的修會，這是很大的福分之一。醫院的朋友都向我表示，他們很驚訝我們修會的弟兄姊妹們這麼關心我。在這個時候，親人的臨在是無價的禮物。

另一種禮物是你在醫院裡遇到的工作人員與護理人員。我發現不論在佛羅里達或紐約，能笑著跟他們打招呼並表達謝意，這會帶給人莫大的關懷與善意。這許許多多看護人員的和善與照顧，我會永遠記在心裡。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看護人員絕大部分不是英美系的人，他們來自東方、中國、菲律賓、非洲、加勒比海及中南美洲等地，有些則是剛從歐洲過來的。他們心甘樂意地接受煩人的工作，並在一天結束時帶著微笑來說「晚安」，他們的親切與付出都是最鼓舞人心的。倘若有人注意到醫生及技術人員所負的重擔，就會發現他們的照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最後則是有天主的臨在。在為期數週痛苦的藥物治療裡，我非常難集中心智；但我意識到信德真的不是人類的成就，而是對於禮物的一種回應。我回想自己在意識朦朧的整個期間，依稀感受到一種臨在，有時候像是一個人站在風雨裡說：「不要害怕，我與你同在。」

## 天主仍需要你留在這裡

---

如果你多年來有注意我的講道與著作，就會了解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福音的法門就是「接受天主的旨意」。我已親身嘗試在生活中實行，但我不知道在我的晚年會面對像現在這麼大的挑戰。

很顯然地，透過醫療的奇蹟，我還活著——本來真的可以說是死了。我們不能不說，這表示天主仍然需要你留在這裡。仔細想想，我們人生的旅途中，有多少次走入死亡的危險之中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天主為我準備了什麼，你也不知道祂為你準備了什麼；然而，我們都必須要有的信念是「願祢的旨意奉行」。這個信念應該成為我們所有祈禱最根本的意向，同時尋求心存平安地接受天主的旨意。人要能像這樣祈禱，毫無疑問是聖神的禮物。

## 進步

---

據我聽到的訊息是，我的復建正在進步當中；然而前方還有很大的挑戰，像是重新學走路以及讓我的右手能恢復正常功能。如果你經歷過這些，你就了解這種感受：當你知道自己已經走了多少路，這無疑是莫大的鼓舞；但當你發現還有多少路要走，又是多麼令人害怕。我相信你們之中有些人曾經或將會遇到類似的哀傷與災禍。對我而言，靈修上的解答並不是出自對未來抱持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而是對天主完全的信任。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祂對我們的安排是什麼；但如果我們能遵守誠命，並把握眼前能做的善行，一切將會圓滿。接受並聽從天主，我們會收到平安的大禮。

## 希望

---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經常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如聖保祿說的：「因著希望，我們得救」（羅八24）。他還說我們也藉著信德與愛德而得救。在醫院的漫長日子裡，當我想著如果沒有受傷，我此時可能正在做許多使徒工作，一想到這兒就不禁感到有些洩氣。

在我房間裡有幾位聖人的像，他們中有多位曾對抗病魔，而就人的觀點來看，他們似乎沒能發揮人生的潛力；但我們的主舉揚了他們，藉此告訴我們重點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你為什麼而做。我的兩位特別朋友，聖女小德蘭（St. Thérèse）與聖女伯爾納德（St. Bernadette），她們都曾經因重病而掙扎，並在很年輕的時候過世了，以世俗的觀點而言，她們什麼成就都沒有。為什麼我要抱怨自己有限的才能呢？我在七十歲的時候遭遇這場車禍，而身邊每一個人都一直告訴我我看起來很好，且正在康復當中。

當你的生命處於艱難的時刻，即使有大災禍降臨，千萬要記得抱持希望。不僅是對天主會伸出援手的希望，還有對永恆生命的希望。

## 感恩

---

當災難在幾分鐘之內就毀了你的時候，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就是人有多麼善良又充滿信德，就像我們的會士及修女們不僅能繼續運作，而且就我所知，他們做得比有我在旁邊頻頻指點的時候更好！

有幾個教友團體也加入整個援救與後續工作的行列，幫忙收集捐款、感謝捐助者及支付帳單等。更有甚者，有些我受召發起的使徒工作仍舊持續進行著，沒有中斷。聖方濟之家從來也沒有停頓過。克里菲（Yolanda and Jerry Cleffi）夫婦最近來探望我時，為我帶來了聖愛會（Oratory of Divine Love）有所成長的大好消息，這是為參與教會事務的教友所辦的祈禱活動。

得知這些工作都持續運作得這麼好，感覺真棒——因為這表示這些是聖神的工作，祂仍掌管世界。

車禍帶給我美好的經驗之一，就是摯友與同事們的付出與幫助。對丹尼爾與伯鐸兩位修士，我恐怕永遠也無法給予適切的感謝，他們扛起了全職的看護工作。伯恩斯與林區神父在幾乎親眼目睹車禍發生時不僅展現出信德，而且對我從不放棄。奧蘭多區域醫療中心優秀的醫療團隊盡力救回我的生命。還有像迪爾嘉多（John Delgado）這樣的義工，犧牲了個人的時間，在佛羅里達招待來看我的修會會士與其他訪客。紐約這裡的醫院工作人員也同樣提供了良好的照顧，並幫助我更進一步。我

現在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日後我也會感謝他們現在對我的幫助。

慷慨的捐助者幫修會支付了保險沒有涵蓋的費用，而他們還持續在贊助中！佛頓神父（Father Gene Fulton）與聖三避靜院的人員也待我像家人一樣。還要謝謝所有不怕麻煩寫卡片和電子信給我的千萬朋友們。

我猜人們為什麼能夠這麼慷慨的祕密，就藏在天主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仁慈之中，那就像保祿說的，愛德催迫著我們。天主會報償你們大家的！

## 把它奉獻給天主

---

對我們這些以前是讀天主教學校的人來說，修女給我們最有力的靈修教育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和煩擾與教會作結合。虔誠的天主教徒以及被期待成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學生，在靈修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把它奉獻給天主」。

這個觀念一直都很模糊；事實上，這真的很不可思議，我們的痛苦悲傷與基督為救世人而受的苦難怎麼會有什麼關係？但是，就像許多其他的奧蹟一樣，我們相信它。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哥羅森書》這段偉大的經文開始變得更有意義：「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得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 24）。所以，我們這些仍然相信可以「把它奉獻給天主」的人，就有極大的動力去忍受磨難。如果我們能一直勇敢且帶著笑容這麼做，確實是非常美好的；但這或許有些不切實際，同時也並非必要。光是我們主動嘗試、不放棄、向著黑暗勇往直前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我們想讓天主高興，而祂也必然這樣認為。

## 「照祢的意願成就吧！」

---

當災禍與憂傷進入我們的生活時，例如一場無法治癒的疾病、生出一個有缺陷的孩子，或像我所經歷的重大意外等，信德與聖寵幫助我們說出：「照祢的意願成就吧」（瑪廿六 42）！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天主大力地幫助，以及我們自己願意去相信，但我們常不了解其中的含意。那意味著人要日復一日地接受疾病與傷殘所帶來的哀傷結果。日復一日，伴著絕症、殘缺的心肝寶貝或長期的慢性病，然後活出這句話：「照祢的意願成就吧！」

在細微的枝節上，祂使邪惡生出良善——這就是天主的光榮。這是《受難記》所傳達的有力訊息。在一段又一段的細節中，我們看到基督一次又一次接受了各種駭人的苦難——就像他的祈禱：「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祢的意願成就吧」（路廿二 42）。



## 面對逆流

---

在我復原期間，我遇到了退步的狀況，需要重回醫院去。我傷心地離開療養院。

因為某種緣故，我出現貧血的現象，醫生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但就像所有的事一樣，我們把它交在天主手中。

當試煉出現，而且看起來像是要走到盡頭了，我們會希望天主讓情況柳暗花明，這是可以理解的。試煉看起來像是生命中的例外，而天主應該要修正這個例外。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試煉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毫無減緩的趨勢。我記得一位非常虔誠的修生尤金·漢米爾頓（Eugene Hamilton）<sup>2</sup>，曾告訴我有關他失望、考試成績差和遇到逆境的經驗，以及他如何在這過程中緊握著基督的十字架度過。

我們的主讓尤金在臨死之前領受聖秩聖事成了神父，但他之所以能成為神父完全是因為他勇敢且虔誠地相信天主。當麻煩找上我們時，該問的問題是：「我們要相信天主，還是要讓『祂已經忘記我們了』這類愚蠢的想法使我們感到挫折？」

---

<sup>2</sup> 參見葛羅謝爾神父著，《永遠的司鐸》（*A Priest Forever, Our Sunday Visitor*, 1998）。

## 保持信德

---

當我們生活在疾病、難題、災難與傷痛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不能失去信德。如果我們一直都懷著信德而前進，那該多美好呀！但是，就像靈修生活中大多數的事一樣：「不是那麼簡單的。」

為了保持你的信任感與信心，你必須不斷處理失望的問題——那種感覺就像你一頭栽進了永無止盡的災難，你無助地望向遠方，卻驚見那叫作「失去信德」的恐怖巨獸。

當情況變得更糟的時候，我心裡會出現一句話：「保持信德。」我把這個跟一位傑出的年輕女性說，從她小時候我就認識她了。她是末期漸凍人（ALS，或稱 Lou Gehrig's Disease），但可以透過現代科技的奇蹟——用眼操作的電腦——與我交談。在無法行動的狀況下，她最近寫信給我說：「我保存了我的信德。」這是我們都必須做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抉擇，就像愛某個人一樣，你得要不斷不斷地重複這個過程。大多數人的生命中都充滿危機，而為數甚多的人會遇到大災禍。每個人生都有悲傷。有個典範很值得效法，那就是安·莫羅·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如同她在她的書中說的<sup>3</sup>，她會面向十字架苦像。

---

<sup>3</sup>安·莫羅·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Hour of Gold, Hour of Lead*（Harvest Books, 1993）。

## 反省的時機

---

住院讓你有很多時間思考。在裡面你可以退一步來看生活，並審視痛苦、犯錯、甚至他人的惡行等等的意義為何。現在我們可能要在醫院裡待幾天，也許比我們估計的時間要短些。我們在這裡的時間愈長，就愈能夠深思生命及其意義。看到人們把所有時間花在看電視和耽溺於自己的思慮與處境，多麼令人難過呀！

要停下來審視自己真的需要很大的努力，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即使是有信仰的人也不習慣這麼做。不論患病或健康的人，只要能在行事曆中排入給天主的時間，想想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這無疑是非常明智的作法；因為我們都來自於祂，也終將歸回於祂。

## 醫院與信仰

---

醫院最大的好處之一，就是它把許多應該歸向天主的人集合在一起。不只是病人，還包括工作人員。這也許說明為什麼早年所有的醫院都有宗教性的方針或名稱，即使是現今，醫院內所包含的宗教信念與情懷，仍豐富得令人吃驚。

自從 1 月車禍以來，我都在一家非教會的醫院，我發現他們至少在表面上也是有宗教氣氛的。我已經送出好幾打我的書給這些非常和善的工作人員，他們都很高興收到書。來拜訪我的弟兄姊妹們也都受到非常客氣的招呼與親切的言談。

某一天晚上，六位初學修女來我的房間為我唱傳統聖歌，像是〈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悅〉（*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等。她們的出現在醫院裡引起非常正面的回響。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人不只在意保全生命，也想知道生命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正面地表達信仰會讓人們感到安心，使他們確信自己是被一位仁慈的天主創造的——很多人不知道這一點。

## 快樂的理由

---

遭遇嚴重的身體障礙時，即使是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也足以讓我們驚覺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竟是多大的恩寵。有一天，我在三個人的協助下走了幾步路，可把我累壞了，事後休息了一、兩個小時。

我們一生走了千百萬步，何曾注意過這是如何運作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忽略了許多感謝天主的機會。我們的會士假日在南勃朗士分發食物時，一位可愛的年長黑人女士露比（Ruby Davis）總是會來。她的臉上永遠帶著笑容，有一天我問她：「露比，妳為什麼這麼開心呀？」

「為了我所擁有的一切，我真是太感謝天主了，」她回答說：「我能看、能聽、能走、能說。」

為了這些基本能力而感謝天主，她真是對極了。我有兩個月不能說話，且現在還不能走路。因著天主的仁慈與慷慨，當行走與其他再平凡不過的能力再度回到我身上時，我將多麼感謝天主啊！

## 上主的工具

---

每一天我都會看到年老與長期臥病的人，對他們而言生命已所剩無多。他們因著各種不同的理由活下來，而只要稍微檢視一下，就會發現這些理由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有宗教意義。儘管像《受難記》這類的影片顯示出美國有很多的宗教情懷，我們卻仍抱有生活在完全世俗化的國度的錯覺。其中的原因就是，天主的恩典並不完全仰賴我們而施展；事實上，我們僅是恩典的見證人，而神職人員只是聖事恩寵（sacramental grace）輸出的管道。倘若我們認為天主的恩寵只透過我們的事工來傳遞，這是多麼狹隘的思維呀！

主基督的一生顯示出他常被罪人與看起來信仰不堅的人所接納，就像《若望福音》第四章裡水井邊的婦人。我們獻身於基督的人不應該因為身邊充斥著世俗主義而感到挫折；在看不見也察覺不到的地方，基督正在召喚著人心，而聖神也在工作。

最近我接到一封加爾默羅會修女寫來的信。在我先前寫給她的信中，說到我發覺處在這麼世俗化的現代環境中，要度修會生活真的很困難。修女回信給我，告訴我她們小小的加爾默羅修會得到當地人們溫暖的接納，也引起他們很大的興趣。她說雖然很多人對信德沒有概念，他們卻仍然覺得受到召叫而想祈禱，並試著尋求天主。

我們都需要了解天主在我們內做工，而我們只是祂的工具。

相信我，在住院之後，我敢說我們國家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有宗教氣息得多。

## 以愛生活

---

我在聖三避靜院的小辦公室外面，放著一個粗糙的人造石，上面印著一段文字：「不要做大事，只要懷著大愛做小事——德蕾莎姆姆。」

我將它放在那裡有一段時間了，好用來警惕自己。有時候我在使徒工作上得到一些成功的經驗，某些虔誠的教友覺得我做了些好事，雖然我不是創始會祖，只是更新方濟會的創會元老之一，但我們修會在修道生活的革新上做了顯著的貢獻。

我常常提醒自己，天主最好的事功往往透過世人眼中的傻瓜來完成，其實祂並不需要我們任何一個人；而古今中外最富饒的生命，在三十三歲那年斷送於恨意與妒忌之手。在醫院住了幾個月之後，現在我才明白，我還是太高估自己講的道理所造成的影響。我已經了解到那不易接受的事實——天主仍然是這個世界運作的原因，而基督仍然是這個世界的救贖。

聖佳琳曾有過一段驚人的陳述，我以前覺得過於嚴苛。她說天主曾讓她清楚知道她其實一無是處，而祂才是所有一切。我們當中有些人已明白這不易接受的事實，而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愛生活。



## 補贖

---

我們都知道有必要為自己犯的罪感到痛悔，只是我們現在似乎遠不如從前了解這一點。個人的悔過補贖在某方面是痛苦而令人不悅的，它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對天主教徒而言，補贖意味著守齋、多祈禱、對窮人慷慨、忍受生活種種而不抱怨等等。

不知是何原因，近幾十年來，我們遠離了任何幫助我們善盡基督徒責任的不愉快之事。我們覺得教堂裡的跪凳應該要是柔軟舒適的。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沒有守聖體齋了（譯註：領聖體前空腹，以示對耶穌的敬意），而在早期的基督徒，甚至在20世紀初的基督徒眼中，當今的封齋期簡直是笑話。補贖本來就應該是困難的。復活節將近之時，我們這些在醫院的人有小小的機會做傳統的補贖，由於病痛之故，我們都覺得自己所做的已經夠了。許多不住院的人也面臨嚴重的問題、沈重的十字架或與家人長期相處困難等，他們或許也覺得自己做的補贖夠了。但這是個好時機，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或做得更好，並用更多對基督的愛去做。

藉著《受難記》這部電影，數百萬人能對基督為我們受的苦有更清楚的體認。補贖是聖經上教導的一種展現個人感恩的方式。

## 醫院裡的聖週五

---

醫院是個度聖週五（基督受難日）非常好的地方，尤其是照顧長期失能者及年長者的醫院。

「看哪！那木十字架。」環繞在你四周的人們也在經歷他們自己的加爾瓦略山。若你仔細想想，你會發現在任何地區、任何家庭、任何有人聚集的地方皆是如此，甚至在辦公室裡工作的人，有些也正在走過他們自己的加爾瓦略山，或很不幸地，正走過自己的地獄。這就是為什麼聖週五所傳達的訊息是仁慈慷慨的，「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若三 16），而祂的子帶給我們救贖與永生的希望。即使是把耶穌送上加爾瓦略山的罪犯與施虐者，也在他的祈禱之中：「父啊！寬赦他們吧……」（路廿三 34）。

在《受難記》中有一幕非常感人，滿身是傷又精疲力竭的耶穌，在往加爾瓦略山的途中遇到聖母瑪利亞。扮演耶穌的演員借用了《默示錄》的一句話：「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默廿一 5）。有些初期教會的教父告訴我們，聖神降臨日那天聚在一起領受聖神的人之中，有些就是在比拉多（Pilate）審判庭上高喊「釘死他」的人。

藉著信德，即使在絕望中的人也能參與聖週五的紀念儀式與真實奧蹟。這是每個人的節日。

## 基督復活了

---

過去五十年來教會真正重大的改變之一，是復活節前夕（Easter Vigil）禮儀的革新。很不可思議，記得當我還是個輔祭童的時候，為了復活節前夕的禮儀在聖週六早上六點半到教堂去。這麼一大早的，一個神父和幾個輔祭開始作復活節前夕的禮儀與彌撒，在場的只有幾位從不錯過堂區任何事的虔誠老婦人，而儀式通常用飛快的速度進行。

冗長的拉丁文讀經和點燃新復活蠟燭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生產復活聖水。這聖水是放在鍍鋅桶裡被祝聖的。然後，當儀式大約在八點十五分左右結束時，一個奇怪的場面出現了，教堂突然湧進了各類虔誠的人，拿著各色各樣的容器——牛奶瓶、裝瀉藥的藍色瓶子、還有些瓶子讓人懷疑是不是曾裝過烈酒。後來，當我在道明會的總會院輔祭的時候有另一個經驗：當修女們吟誦光榮頌，女修院的鐘聲宣告基督復活時，讓我有一種狂喜的感覺。很不幸的是，那距離復活節的早上還有二十三個小時。

現在的復活節前夕禮儀是在聖週六晚上舉行，在教堂庭院裡點燃新的復活蠟燭，基督的奧蹟與榮耀充滿了所有虔誠的靈魂。今年的復活節前夕我會獨自過，讀禮儀用的禱文，並等待著隔天早上與同院的病友一起參加醫院的彌撒。

我們修會的莫里斯神父（Father Mariusz）是彌撒主禮神父，

我會坐在輪椅上，帶著還沒癒合的斷骨與其他許多問題，但我希望自己是喜悅的，因為基督復活了。我無法解釋，記得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過復活節前夕，禮儀結束之後，我跪在放十字架的墓穴裡，那是多麼意義深遠，因為基督復活了。

身在醫院裡，特別是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個人會想起我們是在旅途中，這個世界不是永遠的家。基督召喚我們去一個不再有悲傷、哀愁或哭泣的地方，到時我們會有多快樂啊，因為基督復活了！

## 寧可問：「我該做什麼？」

---

最近我跟車禍那天與我在一起的伯恩斯和林區神父聊天，我們一起走過我幾乎喪命的那個可怕的夜晚。

我一直在想有哪些事要感謝天主，於是我們開始列清單：我沒有嚴重的腦傷或畸形的顏面傷害；我的肢體似乎也在復原中；醫生說他認為我的手肘與右臂有可能恢復功能。在這看似會成為一場大災禍的狀況中，上述種種可說是備受庇佑。

有件事永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醒自己邪惡不是天主造成的，是祂使邪惡不至產生最糟的結果。有些災難是天災，像是颶風；有些是人禍，例如戰爭；還有一些是人為的失誤所造成的事故。為什麼要把這些怪在天主身上呢？

回首我的一生，可以看到我接受過許許多多的恩典，因此，面對這次車禍我並不想問：「為什麼？」就像我非常景仰的畢奧神父常說的，「寧可問：『我該做什麼？我可以用我剩餘的年月做些什麼？』」

真正的基督徒想做天主要他們做的事，也許聖人就是把這種想望發揮到極致的人。而如我一般內心有所掙扎的罪人，則沒有這麼大的渴望。因此，我們心裡會有某些不快樂，而聖人卻不會有。但我們有一天會達到那種程度的。

## 天主允許的

---

你不妨問問自己（我也是這樣自問），為什麼我這麼難接受那些不是天主造成、卻是祂允許發生的事？

如果我們想想聖母瑪利亞承受的巨大悲傷，就能很合理地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從最後晚餐走到耶穌升天，而省略這中間一大段難以忍受的苦難。天主知道將要發生的事；基督也知道將要發生的事。面對前方等著他的苦難，他退縮了，問天主能不能改變旨意。這是他的人性。

在人類的天性上，甚至是基督也顯得無法全然順服天主的旨意。所以，人若求問天主，某個逐漸逼近或已然降臨的不幸或十字架能不能移除，這並沒有什麼不對，基督自己在山園裡感到極度痛苦的時候也這麼做。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永遠堅定地度過苦難，全程背起十字架，不論那是什麼。

## 十字架的奧蹟

---

為什麼我們之中有些人要在生活中承受巨大的苦難？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想想那些 20 世紀因戰爭而慘死的人們——那些孩子、平民百姓和集中營裡的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堅定相信天主的人，許多人向天主祈求世界和平，也祈求自己不會被戰火吞沒。我們不需要回到 20 世紀初；只要看看近東地區（Near East）正在升高的軍事衝突就行了。

部分的原因是天主給了人完全的自由管理這個世界，而不是演一場傀儡戲。另一個原因是，良善總是在克服邪惡的過程中開花結果。對我們來說似乎事事都該是良善的，邪惡就應該自動消失。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我和一件邪惡的事一起坐在醫院裡——我身體的右半邊嚴重受損。由於我在老年遇到這樣的創傷，也許會減短我的壽命。

但這事真的那麼邪惡嗎？不。對我而言，藉著跟隨天主，信任祂，或在黑暗的時刻轉向祂，我們能夠將邪惡變成良善。這就是十字架的奧蹟。

## 探望病人

---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常會發現家人與朋友的協助是最能撫慰人心的。我修會的弟兄姊妹以及我自己的家人朋友，讓我的困境變得容易承受多了。我將永遠感激他們。

然而，有很多時候人們是孤獨的。當我環顧我身處的療養院，看到這麼多老人或七十歲上下的病人顯得非常孤寂，真是悲哀。

如果在我們的社會裡，基督徒們能夠每週去探望療養院或醫院裡患病或孤獨的人，那不是很好嗎？那會使星期天早上彌撒之後的時間變得更加有福。

以我目前的情況，我意識到有許多很好的人因為某些緣故得不到別人的支持。《瑪竇福音》中記載耶穌說過：「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瑪廿五 36）。

把這付諸實行會是個相當好的決定。



## 死亡總在不遠處

---

在醫院裡可以學到的事之一，就是死亡離我們並不遠。我住的地方上週有兩個人過世了，雖然他們已經是老者了，他們的離世還是帶給家人傷悲。這或許使我們文化中的某些人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的生命是貧乏的，但它充分反應出兩個事實：天主賦予我們恐懼死亡的天性，以及死亡是一種別離。

對於不信或信德薄弱的人，死亡在不遠處是個駭人的現實；但對基督的信仰者，死亡是通往生命的入口。以前，甚至葬禮彌撒都聚焦在死亡哀傷與恐懼的一面；現在的禮儀則比較能適度地提醒我們為所愛的亡者抱持喜樂的希望，並為他們熱烈地祈禱。

那兩個月戴著人工呼吸器，不能說話、吃飯與喝水的經驗，讓我對煉獄有了新的觀點。我以前常戲謔地看待這個真理——我不會再開它的玩笑了，因為某方面來說，我已經經歷到了。

聖多默·穆安（St. Thomas More）身處倫敦塔（Tower of London）等待被處決時，他這樣祈求：「請讓我正視即將到來的死亡，在審判來臨前祈求寬恕，並讓我時時刻刻記住基督為我受的苦難。」我們從這位偉大聖人的祈禱中學到如何作好準備，以及如何在苦難與希望之中找到生命真正的意義。

## 天主仁慈的呼喚

---

在某些方面來說，醫院引出了人最好或最壞的一面。那些生重病、長期住院或病療遭遇困境的人都會退回孩童狀態而表現得孩子氣，當他們這樣做時自己可能會感到尷尬。另一方面來說，也有些人顯得相當奮發向上，而且表現出咬緊牙關，無畏前行的精神。有時候在那些已平靜接受自己狀況的末期病人身上，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表現，真是非比尋常。

然而，許多人在醫院裡慢慢地枯萎凋零，尤其是老年人。他們不多話，鮮少興趣，也似乎不想走出自己的世界。人們會對此感到惱怒；自從我住進療養院以來，有時候我自己也對此惱火不已。但他們是在準備離去，要上船了。

我是多麼感謝我信仰的是無限仁慈的天主。我到處可以看到有人看起來不像是要走的樣子，但實際上天主正在召喚他們回家。他們也許不會意識到這點，但當時候到來，他們會聽到基督的召喚。他們會知道天主神聖、仁慈的啟示的真相。

沒有意外這回事！——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與劫後省思 / 葛羅謝爾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畢夏普 (John Bishop) 合著；沈映志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9.02〔民98〕

面；公分

譯自：There Are No Accidents—In All Things Trust in God

ISBN 978-957-546-642-8 (平裝)

1. 天主教 2. 見證

244.95

98000346

## 沒有意外這回事！

--葛羅謝爾神父訪談錄與劫後省思--

2009年2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葛羅謝爾 (Benedict J. Groeschel)、畢夏普 (John Bishop)

譯者：沈映志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 (10688) 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 2022

傳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分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立德街 26 巷 17 弄 5 號 3 樓

電話：(02) 2225 2627

定價：140 元

2004年7月11日，

一輛車撞上了七十歲的葛羅謝爾神父，  
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  
一場信仰之旅就此揭開序幕。

本書涵蓋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精采詼諧的訪談錄，記錄了英國記者畢夏普訪問葛羅謝爾神父的對話內容。畢夏普一針見血地提出時下教友在信仰上的諸多疑慮，神父則侃侃暢談他對於諸多議題的洞見，話題包含了苦難、邪惡、墮胎、窮人、個人召叫、死亡與煉獄、希望與愛、教會的危機與改革等。

第二部分則是啟發人靈的省思，收錄了葛羅謝爾神父於車禍發生後，在療養過程中的每日默想。這場苦難見證了葛羅謝爾神父對天主的堅定信德，他以生命活出了他一生所宣講的真理：「在任何事情上相信天主。」葛羅謝爾神父也實踐了他生活中的兩個信念，第一：「天主並不是邪惡的因；是祂使邪惡不至產生最壞的果。」第二：「沒有意外這回事。惡事的發生是因為邪念、愚蠢或疲乏；然而不論是什麼造成的，天主都能從中帶出良善的一面，只要我們放手交託給祂。」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42-8



0 0 1 4 0



9 789575 466428

光啟書號 208070 定價140元